

## 華嚴疏鈔懸談卷第十三 Door2-120-029

###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十三

#### 唐清涼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

第二敘西域者，即今性相二宗，元出彼方，故名西域。謂那爛陀寺，同時有二大德，一名戒賢，二名智光。

第二所敘述的是西域的法師。那麼前邊那個波頗三藏法師，本來他也是印度人，但是啊，他啊，在中國，在中國住了很久，所以呀，就把他算成啊，中國的法師。那麼這位這個現在所講的呢，這兩位法師，他啊，是在印度的，沒有到過中國，所以呀，就是西域的法師。

「即今性相二宗」：就是現在呀，所盛行的這個性宗，和相宗，法性宗和法相宗，這兩宗。「元出彼方」：法性宗和法相宗呢，都是由這個印度傳出來的，「故名西域」：它原來啊，是出在印度，所以呀，在中國來講啊，就叫西域。

「謂那爛陀寺，同時有二大德」：這個法性宗和法相宗，是啊，所說的在

印度有個那爛陀寺。那爛陀呀，是梵語，翻譯過來呀，「施無厭」，就是啊，布施沒有厭倦的時候，時時都想布施，時時啊，都不厭煩，不厭煩呢，布施。同時有二大德，在這個時候啊，啊，同一個時間，有兩位大德。

「一名戒賢，二名智光」：這一位呢，就叫**戒賢法師**。一位呢，就叫**智光法師**。這兩位啊，在印度那個寺裡邊，在那爛陀寺裡邊，弘揚這法性宗和法相宗。法性宗和法相宗，是在印度啊，兩大宗派。在當時唐三藏玄奘法師，到印度去求啊，法的時候，先呢，就遇見這個法性宗，所傳的就是龍樹菩薩所傳出法性宗。那麼他就想啊，要學習這個法性宗。

可是法性宗這個法師啊，就叫他先吃一點藥，大約不是Marijuana(大麻)，是一種啊，「**長生不老的藥**」，吃這種藥啊，就可以不死，長生不老，永遠都不老的。譬如二十歲吃這個藥啊，永遠都好像二十歲那麼年輕。但是啊，能不能成功呢？這也是不一定的，看自己的這個善根呢，怎麼樣！所以呀，有的人吃這個藥啊，還是一樣死的。那麼有的人吃呢，就果然不死，活幾百歲都不死。這所謂啊，仙，成仙了，成神仙了。

玄奘法師自己一想啊，我是來求經求法的，如果學這個仙術，若是不成功，貪求這個長生，如果若是不能成就這個仙術啊，這不把我到印度來的本願

呢，以前我發的願，都沒有用了嘛！不能滿我的願了嘛！所以呀，他就沒有學這個法性宗，以後啊，才啊，學這個法相宗。這是啊，三藏法師在印度的一個很小的一個公案。

又這個法藏法師，就是賢首法師，他說啊，我生在這個中國，能遇見呢，這個印度的法師，他翻譯經典，我啊，親身請問他一切的道理，所以呀，我這個所學的大約都是很有根據的，不是啊，自造出來的。在古來的人呢，所學，跟著誰學的，都要有一種傳承，跟誰學的這個佛法，是不是有根據，是不是靠得住，所以呀，都要有傳承。

這個法藏法師，啊，他啊，傳這個華嚴宗這個賢首教，他叫賢首。那麼他是也因為啊，跟著印度一個法師學的。這個法師呢，就叫「地婆訶羅」，地婆訶羅啊，翻譯中文呢，就叫「日照」，日光啊，普照的意思。那麼他跟著這位法師學的，所以以後他才立這個賢首宗，就是華嚴宗。

這個疏文上啊，有很多地方都說的「藏和尚」，這個藏和尚呢，就是賢首法師，也就是法藏法師。為什麼他稱他一個藏和尚呢？因為他名字，叫上法、下藏。

那麼這個澄觀法師呢，是法藏法師的晚輩，他是第四代的華嚴宗啊，也就是賢首宗啊，第四代的祖師。法藏法師呢，是第一代。所以呀，他不稱他的名字，就稱啊，藏和尚。凡是這個疏文裡邊呢，有這個藏和尚字樣啊，這都是就是賢首法師。

### Door2-121-030

戒賢遠承彌勒無著，近踵護法難陀。依深密等經，瑜伽等論，立三種教，以法相大乘而為了義，即唐三藏之所師宗。

這位這個**戒賢法師**啊，他這個法相宗，法相宗啊，「遠承彌勒無著」：彌勒無著。戒賢法師，他是學的法相宗。這法相宗是誰傳出來的呢？最初就是彌勒菩薩傳的這個法相宗，彌勒菩薩傳，以後就傳給啊，這個天親、無著，天親菩薩，無著菩薩，所以叫遠承，戒賢遠承彌勒無著。

「近踵護法難陀」：怎麼叫踵呢？踵，就是個接，接踵，就是從那來的，所以呀，叫傳承，傳承，這就叫傳承。你是誰的傳承呢？你接誰的法呢？接誰的法，這就是誰的傳承。那麼哪一宗？哪一派？佛教講有宗派，你不能自造祖師，不能自己呀，封自己就是什麼菩薩，那麼所以都要有傳承。

這位這個戒賢法師，就是得這個彌勒菩薩，和這無著菩薩他們的傳承，傳到啊，最近的時候，就是這護法難陀，傳給這個戒賢的。

「依深密等經」：他啊，根據這個深密經，和佛地經等；等，就是啊，這幾部經。「瑜伽等論」：有瑜伽師地論，又有這個對法論，顯揚論，這個顯宗論，這依照這幾種的論呢，來「立三種教」：他立出啊，三種的教。這三種的教，後邊會講的。

「以法相」：以這個法相宗啊，這個「大乘而為了義」：作為啊，是最究竟了，了義了；了義，就是啊，這個道理講的最清楚了，講到極點了。「即唐三藏」：就是啊，唐朝這個三藏法師，玄奘啊，「之所師宗」：他呀，也就是接著這個傳承，接這個戒賢法師的這個法，傳到中國來。

在唐玄奘到印度的時候，遇著很多的外道論師，這些個外道地論師啊，都想啊，收他做徒弟。啊，這有個中國的人，出家人到印度來，這很少有的，那麼都想收他做徒弟。可是啊，這個玄奘法師也非常有智慧，很聰明，就不受他們這些個外道的人呢，迷惑。

不單外道的人不能迷惑他，就是啊，這個佛教的正宗，也不能啊，搖動他

求法的心。好像方才所說的，那個龍樹的法性宗的法師遇見他，他本來想跟他學來的，但是他叫他吃藥，他一聽說吃藥，這個事情呢，他就不學了。

現在的人若一聽說吃藥，啊，試試看，一定要試試。為什麼我方才說這個藥，絕對不是Marijuana，因為啊，我知道一講這個地方，就有人會打這個妄想，不知道是不是Marijuana呢？所以不是的。這種啊，藥，是能長生不老的。可是啊，因為它能長生不老，現在這種藥就沒有了，找不著了，所以呀，這個世界上現在也沒有長生不老的人了。

Door2-122-031

謂佛初於鹿苑，轉四諦小乘法輪；說諸有為法，皆從緣生，以破外道自性因等。

這個法相宗，它啊，是說的佛初成正覺，在這個鹿野苑呢，「轉四諦小乘法輪」：這個佛呀，在最初成道的時候，講說《華嚴經》，二乘的人呢，如聾若啞，不明白這華嚴的這種妙義。那麼釋迦牟尼佛啊，再觀因緣，看呢，這個憍陳如等，啊，機緣呢，成熟了，所以他啊，到鹿野苑去初轉法輪，說這個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法。

講到這個鹿野苑呢，這有一個公案，為什麼叫鹿野苑呢？因為在過去的時候，無量劫以前，這個鹿野苑這個地方啊，是有一個國王，這個國家這個國王啊，天天要吃這個鹿肉，於是乎啊，就到這個鹿野苑這個地方去打獵。打獵，打來這個鹿啊，打的很多，或者十個、二十個、或者三十、五十，這沒有一定。他帶的人多呀，就打多幾個，人少的時候就打少幾個。

打回來啊，他就吃這個鹿肉，當時啊，是很古老的這國家，沒有雪櫃，尤其在印度那個地方，鹿野苑那個地方，非常天氣非常的炎熱，熱的很厲害。所以這個肉啊，這個鹿肉，打回來，過了三、五天就臭了，臭了，這就不能吃了，如果要是沒有這個雪櫃，把它放到雪櫃裏可以過十天、二十天都可以的，但是沒有。所以呀，過了三天、五天這個鹿一臭了，就又把牠埋到地裏頭去。

當時啊，也沒有旁的這個化學的方法，把這個鹿肉可以化成肥料啊，啊，放到地裏頭，沒有。那麼這樣子啊，每一天把這個鹿肉啊，就放到這個垃圾籬裏很多，啊，又埋到那個地裏邊去。這樣一來呀，這個鹿的眷屬就一天比一天少了。啊，這個鹿啊，有兩個鹿王，這兩個鹿王啊，每一個鹿王管五百條鹿，牠們兩個就開會，開一個會議。

說是怎麼辦呢？這個我們的眷屬一天比一天就少了，啊，將來不要絕種嗎？那麼這個鹿的眷屬要沒有了，因為這國王一打就打幾十條去，我們每一個眷屬只有五百，那麼這樣子來呀，我們這個眷屬就會沒有了，就會斷了。那麼這兩個鹿王當時一個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前身，一個就是提婆達多的前身。兩個鹿王就開會了，說我們要研究一個方法，我們這個鹿的種子啊，鹿的眷屬也不會斷絕，那麼國王又有鹿肉吃，這樣子啊，我相信是好的。

那麼提婆達多就問，這個鹿王就問釋迦牟尼佛，說，那你說怎麼辦呢？釋迦牟尼佛說，啊，我想啊，我們每一天呢，輪著貢獻出來啊，一個鹿給這國王吃。今天呢，譬如我供養，在我的五百個眷屬裏頭啊，選出來一個鹿供養國王。明天呢，就輪到你的眷屬，這麼樣子呢，我們的眷屬也不會減少，那麼國王也有鹿肉吃，這樣子是兩全其美的一個辦法，兩方面都好，兩全其美。

提婆達多想一想，只有這一個道理了，只有這麼個辦法可以呀，行的通。如果說自己不出鹿，單叫釋迦牟尼佛出，這個理未免太不公道了，自己想這麼樣做，但是啊，這個理論講不通，於是乎啊，這個會議就簽字，大家

共同就說可以的，就這麼樣辦了。

## Door2-123-032

於是乎就派出一個鹿啊，去和國王商量。因為當時有一個鹿啊，會說話，會說人話。又或者有一個人呢，會說鹿話當時。因為那國王啊，接見這個鹿的地方啊，鹿怎麼樣子，意思啊，他明白，有一個人會明白，會給當翻譯。那麼這樣子呢，就去請求國王，說是啊，你一天到晚都去打獵，一打獵就打了幾十條，你也不吃，就把牠都臭了，又埋到地裏頭。這樣子，我們這個鹿的眷屬就來要斷絕了，鹿的種子都要沒有了，你國王啊，將來我們沒有鹿了，你也沒有鹿肉吃了。

不如啊，我們每一天送出一個鹿啊，就你夠吃了，每一天你都有新鮮鹿肉吃，你看這好不好呢？國王一想，噢，這個辦法也不錯，自己，啊，也不需要去打圍了，去打獵，就有鹿肉吃，啊，就答應了，說好，這麼樣子。這麼樣子啊，因為這個鹿王啊，牠本身也會講人話，那麼就和國王啊，定妥這個協定了，就照這樣辦。

於是乎這個國王，和這個鹿王，就互相啊，簽字，簽這個不侵犯的條約了，

啊，不侵犯，他再就不去打獵了。這鹿呢，就是依照他們的這個諾言呢，他們所答應的每一天供養這國王一個鹿。這國王啊，吃的很胖了，啊，因為啊，天天都吃新鮮的鹿肉，啊，越吃越覺得這個鹿肉越好吃，所以呀，就很高興了，啊，說這個鹿啊，真是我的營養品呢，對他最有營養了。

那麼吃的最高興的時候，這個鹿王來了，鹿王來了見國王，啊，國王說，啊，這個鹿老兄，你今天做什麼來了？啊，牠說，我今天來呀，我給妳吃我自己了，我送給你吃了！國王就很驚奇的，說你有你的眷屬妳怎麼不送來，你自己怎麼可以來呢？這個鹿王啊，就說，啊，我有我的這種隱衷，隱衷，有我這種的理由。國王說，你有什麼理由啊？講來聽聽！

鹿王就說，說我呀，本來今天呢，是輪到我這五百的鹿的眷屬裏邊，應該送一隻鹿來供養國王的。但是我這隻鹿啊，牠因為肚裏頭有了個有個鹿孩子，有個鹿的小孩子，有個鹿兒子，還沒有生出來，大約再過兩、三天呢，牠就可以生出來了，但是今天呢，是輪到這個鹿啊，應該來供養啊，國王了，這個鹿啊，就像我要求，說要換一換，說牠等啊，生出來鹿之後啊，牠再來呀，供養國王，那麼免得把牠這個鹿孩子啊，也就沒有生出來就死了。

因為這種情形，我和啊，所有五百條鹿啊，來商量，來研究這個問題，叫哪一個來替牠死，哪一個也不願意，啊，沒有人願意來替呀，這個母鹿啊，先死；所以這個母鹿啊，就很悲哀的，說，我死不要緊，這是我們大家的和國王簽的條約啊，可以這樣做啊，但是我這個鹿孩子沒有生出來就死到肚裏頭了，啊！這太可惜了！於是乎就痛哭流涕呀，很悲哀的！

這個鹿王說，我看見牠這樣情形啊，太可憐了，所以呀，我今天呢，把我自己來替牠來供養國王，那麼請你啊，就把我殺了，做你今天的這個一個好地這個lunch。啊，國王一聽，也生大慚愧了，說，就說話了，說啊，「汝是鹿頭人，我是人頭鹿。汝今代眷屬，我今食汝肉。我自今日後，不食眾生肉」，說我今天以後啊，我再也不吃鹿了，好了，你回去囉！所以這個鹿啊，啊，鹿王把這國王也化了，也教化了。

所以釋迦牟尼佛在做鹿的時候，都可以教化眾生。不單教化眾生，而且又可以教化這國王，令國王啊，從此之後，生大慚愧，啊，發菩提心，修這個無上道。這國王是誰呢？就是憍陳如。那麼這個鹿王就是釋迦牟尼佛，那個鹿王就是提婆達多，所以呀，這個野苑的因緣就是這樣子。

在這個金山寺，中美佛教總會，金剛菩提海雜誌社，這三個這個團體，是今年呢，正月搬到這個房子來的。我們在這每一天的這個工作，就是講經說法，參禪打坐，用功修行，翻譯經典。那麼每一天呢，都忙的不得了！在每一個禮拜天呢，中午十二點半，這個講經講到兩點半。

那麼由今天開始，晚間呢，六點半開始，開始這個打禪七，那麼還是照常啊，七點鐘到九點有lecture，我們這個講經啊，是每一天每一天都講的。這個講經的人呢，是輪著講，很多的法師啊，都會講經說法，不是單單一個。那麼尤其很多都是講英文，不是啊，講中文。所以你們各位啊，要希望研究佛法的話，可以呀，常常來到這啊，聽經。我們這是啊，特別歡迎，那麼也不收這個錢。

今天晚間呢，這個禪七，這個時間表，等一等啊，可以叫旁人呢，讀給各位聽一聽。那麼在去年呢，是十四個禪七；因為今年呢，我們的工作太多了，所以不能啊，舉行十四個禪七呀，只三個禪七。那麼這個禪七大約是，從早晨三點鐘，到晚間十二點鐘，那麼二十一個鐘頭的時間，都是啊，參禪打坐。過了這三個禪七之後，還有個念佛七，這是啊，最近我們的工作。

還有啊，明年這個金山寺，這還預備啊，舉行一個傳授千佛大戒的一個大的儀式。這是在西方國家，從來就沒有的，從啊，有史以來，有歷史以來到現在就沒有的。不論是歐洲啊，是澳洲啊，是非洲啊，是亞洲啊，是美洲啊，亞洲有，啊，在這個西方呢，這是沒有的。

那麼明年呢，這開始，是從啊，由這個美國法師來主辦的。那麼因為這是美國啊，在這國家，由美國法師啊，來主辦的這件事。你們各位啊，不妨把這一個新鮮的這個消息，給傳送到啊，你們美國人所有人的耳朵裏頭去；那麼他們聽到耳朵裏頭，就會跑到心裡去。跑到心裡去，又會這個去這個研究佛法了，這是啊，垂中行於外，在心裡頭有佛了，外邊呢，也就會有佛了。

「轉四諦小乘法輪」：在佛呀，說了華嚴經之後，到鹿野苑度這個憍陳如啊，五比丘，所以呀，就轉這個苦、集、滅、道這四諦小乘的法輪。「說

諸有為法」：在啊，在這時候說的一切的有為法，不是究竟法，「皆從緣

生」：說這一切法都是從因緣所生的。因為這個因緣所生法，它是空的；

「以破外道自性因等」：這是啊，破這個外道，他以自然呢，這個性，這是啊，有這個「斷、常」二見等等的，那麼自性啊，自然這個因緣性，外

道啊，所固執的。那麼佛呀，破他這個外道這個自然的，他說一切都是自然，破他這種的理論。

#### Door2-125-034

又緣生無我，翻外有我；然猶未說法無我理，即四阿含等，是第二時中，雖依徧計所執，而說諸法自性皆空，翻彼小乘；然於依他圓成，猶未說有，即諸部般若等經。第三時中，就大乘正理，具說三性、三無性等，方為盡理。即解深密經等。

「又，緣生無我」：這個緣生啊，沒有自體，所以叫無我。「翻外有我」：這個凡夫啊，外道，那麼他們都有一個「我見」，我見沒空；那麼說因為他有我，所以呀，要修這個「無我法」。「然猶未說法無我」：他沒有說啊，這個「法也無我」，人無我，法也無我，這種道理。這就是啊，「四阿含等是」：那麼四阿含等經啊，這個就是說的這些道理。

「第二時中」：在這個第二的這個時候裡，「雖依徧計所執，而說諸法自性皆空」：這個徧計執性，這叫啊，**三性**，有這個徧計執性，依他起性，圓成實性。什麼叫徧計執性呢？這就是人一種執著性，沒有看破，生了一

種執著。執著「空」啊，就認為是「有」，沒能把這種道理啊，看透徹。

那麼好像什麼呢？好像人晚間呢，走路。人晚間走路啊，看見一條繩，這條繩呢，因為是晚間呢，他就啊，生了一種徧計執性了，就想了他，哦！

那是一條蛇呀！本來是一條繩，他生了一種徧計執性，哦，認為是蛇了！

他認為是蛇啊，本來是個繩子，這就依他起性，依著這個繩子，生出一種徧計執性。

這個繩子，是什麼做的呢？是麻做的。用麻呀，來做的這個繩子。所以他啊，起了這個徧計執性，認為這就是一條蛇。那麼這個呢，根本不是一條蛇，這徧計執性啊，不成立。那麼依他起性，是因為這個繩子，有這個，才生出一種徧計執性的。這個繩子，把這個繩子又開它了，它是一種麻。

麻，也是一種啊，不是常的東西，不是永遠存在，所以呀，要是往究竟的一說呢，也是沒有了，圓成實性。圓成實性，這個連麻也沒有了。不單沒有蛇，啊，連這個蛇的影子也沒有了，根本就沒有一條蛇，這所以呀，徧計執性，依他起性，圓成實性，這三性。

這三性，也是三無性，當體上就沒有，也沒有一個蛇，也沒有一個繩子，

也沒有麻了，都是空的。所以呀，為什麼要說這個三性，三無性呢？就是破人這個執著。人呢，這種執著，就好像啊，看見本來是個繩子，啊，他就想它是個蛇。本來是個「空」的東西，那他就認為是「有」了。這種妄啊，所以呀，說這種的三性，就是破這種妄執的。

所以才說啊，雖依徧計所執，而說諸法自性皆空，這一切法的自性啊，本來沒有的，本來是空的。「翻彼小乘」：那麼這個呢，也是個小乘，小乘；

「於依他圓成」：和依他、圓成這兩種性啊，「猶未說有啊」：在這個沒有說這個真空是妙有，妙有真空，沒有說這個道理，「即諸部般若等經」：這個道理呢，就是啊，說空的，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啊，這是啊，根據般若部一切的經啊，所說的、

「第三時中，就大乘正理」：啊，依照這個大乘了義的正理，「具說三性，三無性」：就啊，具足啊，說這個三性，三無性了。在前邊呢，那還說三性啊，沒有說三無性，在這個大乘的道理呀，把一切執著都沒有了，所以呀，又說這個三無性，一切法無性。「等，方為啊，盡理」：這個呢，就說到這個理的極點了，說的窮盡了，「即解深密經等」：這個就是啊，這個解深密等經啊，上，他說的這種道理。

在那麼今天呢，打三個禪七，今天晚間呢，開始。那麼今年這個禪七啊，有兩位預備啊，不講話的，你們各位啊，應該知道，不要和這兩位講話；就是講話，也講少一點，不要囉嗦太多了！那麼你講話啊，不要令他講話，這就是啊，護持他們用功修行。這不講話，是啊，就少一點妄想，就啊，容易把這個須彌山可以打倒了它。打倒須彌山，那麼這是無我相；無我相，所以就沒有障礙了。

「性海澄清波浪無」，性海澄清波浪無啊，就是沒有人相了；人相也沒有了，也沒有波浪了，沒有人我是非之心，這叫沒有波浪。啊，「徹悟本來真面目啊」，這無眾生相了。「般若長明萬法如」，這無壽者相。這是啊，今年這個法，就是要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；我們這個禪七呀，人人要達到這種境界，是這個七呀，就沒有白打。

須彌推倒障礙除，性海澄清波浪無；徹悟本來真面目，般若常明萬法如。

Door2-126-035

是故於彼三時，初墮有邊，次墮空邊，俱非了義。後時，具說徧計性空，餘二為有；契會中道，方為了義。

「是故於彼三時」：因為前邊所說這個三性這個道理，和這「三時」：這三個時候。「初墮有邊，次墮空邊」：一開始啊，著住到「有」上，所以墮落啊，有邊，墮落有的那一邊去。其次呢，又著住到這個「空」上了，又墮落到這空邊，道這空裏邊。因為這「空有」這兩邊，「俱非了義啊」：這不是啊，一個究竟了義的法。

「後時，具說徧計性空，餘二為有」：後時啊，說這個徧計性空，說一切啊，都是空的，一切都是不究竟的；餘二為有，把這個徧計執性空，這依他起性，和這個圓成實性，都明白了，這餘二啊，就生出「妙有」來；妙有也就是真空，真空也就是妙有。因為它是妙有了，所以「契會中道啊」：和這個中道啊，這個道理就相契合了，這個圓成實性，三無性，啊，徧計執性也沒有了，依他起性也空了，那麼圓成實性這才契會中道的這個道理。「方為了義」：這才是啊，一個了義的道理。

此依深密所判，二、智光論師，遠承文殊龍樹，近稟青目清辨。依般若等經，中觀等論。

前邊所說這個只是戒賢論師立的這個法相宗，這是依照啊，深密經所判的這個教，是這樣的說法。「二、智光論師」：第二呢，這是智光論師。他

呢，「遠承文殊龍樹」：他若往遠了說，他啊，接承著文殊菩薩，和這個龍樹菩薩，這兩位大菩薩。往近來說，他就啊，秉承著青目論師，和這個清辯論師，這兩位論師。他啊，根據他們兩位的這個傳承而立這個教。

「依般若等經、中觀等論」：他呢，是依照著這個般若經，和這個涅槃呢，法華經等，來啊，立這個教。也啊，根據這個中觀論，和百法明門論，這個大智度論等，他啊，立這個三時的教。

### Door2-127-036

亦立三時教，以明無相大乘為真了義。謂佛初鹿苑說小，明心境俱有。次於中時，為彼中根，說法相大乘，境空心有唯識道理；以根猶劣，未能全入平等真空，故後第三時，為上根說無相大乘，辨心境俱空，平等一味，為真了義。

「亦立三時教，以明無相大乘為真了義」：這個智光法師，他啊，是屬於法性宗，他也啊，立三時教，三個時候，初、中、後這三個時候。那麼立三個時候啊，他以這個說明了無相大乘為真了義，這個無相大乘，也就是實相大乘；為真了義，說啊，這個教啊，才是一個真正究竟到極點了這個

道理，因為無相，無相就是實相，這才真是大乘的平等法。

這是說的什麼呢？他啊，這三時教啊，就說的「佛初鹿苑說小，明心境俱有」：佛呀，最初在鹿野苑，為五比丘啊，說四諦法，那麼這是啊，屬於小乘，這是啊，講明了「心境俱有」：心，和這個境；心，就是內心；境，就是外境；，內心和外境俱有，所以啊，說落到「有」上。

「次於中時」：在啊，中間這個時候，「為彼中根」：為啊，這些個既不是上智，又不是下愚，就是普通的人，根性啊，非大非小，所以這叫中根。在中根的人，說啊，「法相大乘」：說這個法相啊，的大乘的道理。這種道理他所講的呢，不是心境俱有了，他說啊，境是空的，心呢，是有的，外邊境界他空了，但是心還是有。這是啊，所說的唯識的道理。他說啊，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心」，所以這個心有，他還認為是「有」道理。

「以根猶劣」：這種的道理，所教化的這種根性，還沒有到到啊，這個最好的那種境地，所以呀，他說啊，以根猶劣，這個根，啊，還是劣根性的這個眾生，「未能全入平等真空」：沒有啊，能契合到啊，這個平等的智慧，真空妙有這種的道理，沒有契合呢！

啊，「所以故後第三時」：在這個後這個時候啊，第三時，「為上根說無相大乘」：為這個上根利智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講這個無相大乘這種道理。

「辨心境俱空」：這個呢，不單境空，心也空；啊，不單外空，內也空。啊，這所謂：「眼觀聲色內無有，耳聽塵事心不知」，到這種的「平等的一味」：這種妙有啊，真空的道理，「為真了義」：這才是啊，真正究竟了義的妙法。

為什麼佛呀，當初不說這個「空」，說小乘，說「有」呢？啊，中乘，就說「空」，說這個「境空心有」？因為這個二乘人呢，你若據然間，就是啊，一開始就給他說空，「是諸法空相」，一切都沒有了，啊，歸無所得，「無智亦無得」，啊，什麼也沒有，他一聽，他就害怕了，說，哦！這完囉！這我還修什麼呢？什麼也沒有，這空，啊，我修也是這樣子，不修也是這樣子，啊，就恐懼起來了！一生恐懼心呢，他根本就不修了，啊，就怕了。

就像說，啊，一開始，他說佛法很容易學的，誰修誰成佛！可是一學上來啊，啊，也不是那麼簡單！啊，今天學一點，還是沒明白；明天又學一點，還是有點糊塗；後天學，還是不知道究竟這個佛法有多深？啊，有多大？於是乎啊，就生了一種啊，退心了。

退心，在這個道場裏邊就要跑了；可是跑，有點呢，還好像捨不得，這就  
啊，在這個半路上啊，停住！一天到晚就打妄想，怎麼辦？學佛法也學不  
成，佛法什麼也沒有了！學來學去還是這樣，我這個猴的樣子，那猴子的  
樣子，還沒有改變，啊，我那個懶的樣子也沒有改變，所以這就啊，不知  
道走哪一條路好了？

那麼二乘人，所以最初佛不和他說「空」；以後說一半空，啊，那一半沒  
空；最後啊，說，哦，都沒有了！啊，他又得到都沒有了，都空了，就現  
出妙有來了。你若不空呢，「妙有」你也得不到。「妙有」，是由真空上，  
才能有妙有。那麼是不是說離了真空，有這個妙有？也不是的。妙有就是  
在真空！你真若空了，就有了「妙有」了。為什麼你沒有妙有？因為你沒  
有真空呢！

Door2-128-037

啊，在這我們打禪七，最初那個禪七(一九七〇年禪七)，我說幾句偈頌。那  
說的，「十方同聚會，皆共學無為；此是選佛場，心空及第歸。」

「十方同聚會」，十方的人呢，啊，同聚會到一起，也可以說是十方諸佛啊，同聚會在一起。怎麼說十方諸佛呢？十方諸佛的化身，不是十方諸佛的法身。我們不知道哪一個，是哪一方佛的化身？或者你是上方的諸佛化身，我是下方諸佛的化身，這沒有一定的。或者他是東方，那個就是西方的，那個又是南方的，那個又是北方的，所以這叫啊，啊，十方同聚會。

「皆共學無為」，大家在一起呀，就學這個無為法，無為法呀，就不是有為的。怎麼叫無為法呢？就是啊，很自然的，不著相。無為，也就是這個無相，那麼學這種無相的法。無相法，我常給你們講，啊，你就要沒有煩惱，就要把那個須彌山推倒了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又說了這個「無四相」這個法，這都是一種感應，感應道交。

你們不要以為我寫這個偈頌，這是或者想了幾天，或者怎麼樣子，不是的，這是臨時就寫的。我寫這個給你做那個詩啊，都是臨時就寫的，我從來不起草稿，什麼，不起草稿的！寫出什麼算什麼！也很少改的。改，有的時候不這個，不注意啊，把字寫錯了。

啊，好像方才我念十方同聚會，就是念了一個十方選佛場；選佛場，雖然在十方，現在我們這就是一方，就是在這，所以叫十方同聚會，皆共學無

為，大家都在學無為法。「此是選佛場啊」，這個地方就是選拔啊，這個諸佛，祖師的一個道場。「心空及第歸」，可是啊，你要心空，才能啊，中頭名狀元，才能啊，得到那一個第一的。心空啊，這個心性的心，啊，心裏頭空了，就及第了。及第，這個就是選上了，就是選上成佛了，這叫及第歸。歸，就是返本還原了。

用功的人呢，我再和你們講幾句啊，要緊的話！不要有一種啊，固執！也不要有一種懶惰！固執啊，就是抓著這個執著不放那麼抓著，這就固執，鑽的堅堅固固的，不放。這用功啊，要活潑起來，不要很死板；死板的，用功就會走火入魔，活潑起來。走火入魔，那就是著魔了！你又不要懶惰，說，我不固執，我就懶惰，很隨便，懈懈怠怠的，那麼願意睡覺就隨它去了，那又錯了！

所以這個用功的人，你們要知道這幾句話，**緊了就繃，慢了就鬆，不緊不慢才成功**。你太緊，就繃了，好像你射箭的，你那個那個箭的弦的，你用力用的太過了，那個弦就斷了，箭就射不出去，這叫緊了繃。慢了鬆，你慢了，你說慢慢的，我要射箭的時候，這個慢慢的慢慢的，啊，它又沒有力量了。不緊不慢，你才能一射中的，就中你那個目的地了，才能那個箭射的準了。

這個很重要的話，我們這些個人呢，天天在這個冰箱裏邊住著，不覺得這個是冷了；可是這兩位居士啊，今天來到這個冰箱裏頭啊，就覺得受不了了。那麼受不了，還能回來，這真是啊，也是不容易的，這就叫難行能行了，難忍能忍了。他們兩位，可以說是啊，啊，所住的地方，都是又有heater（暖氣），又有這個電爐，啊，這個空氣調節一定是很好的。可是到我們這，把這個空氣調節都取消了，那麼他們還要來，今天晚間還隨喜我們法這個會，這是啊，我感覺很特別的，所以對你們大家先說一說。

各位以後到什麼地方，也不要怕它這個那個冰箱的道場，也不要怕。因為你們在冰箱裏邊，再到冰箱裏邊去啊，這根本就沒有問題，所以呀，這一件事情我還不要擔心。但是到了那個沒有冰箱的地方啊，就不要穿那麼多衣服了。

可是啊，我們人要記得，我們釋迦牟尼佛祖師，在雪山呢，那比冰箱更冷的！根本就是個雪山，所以比這個冰箱啊，還冷的更厲害！他能在那個地方打坐六年，那麼樣苦，所以以後他才成佛！

我們現在在這個冰箱裏邊住著，也就是啊，時時刻刻記得我們的老祖師釋

迦牟尼佛！啊，是在啊，雪山成的道，不是在火山成的道。所以呢，常常記著這一點，就再冷也不怕！因為這個，所以我覺得還出汗！你們各位若不相信的話，你也這樣想一想，也就會出汗了。

為什麼呢？因為一切唯心造啊！你一想冷就冷了，你想熱它就熱了，啊，你想苦它就是苦了，你想樂它就是樂。那個極樂世界，不是啊，他自己樂，不是極樂世界自己樂，是生到極樂世界，就啊，覺得樂，就有這種快樂。我們雖然現在，在這個冰箱裡邊的，好像冰箱的房子裏邊住，不是真是冰箱！你不要又誤會了，說，哦！我們這是冰箱啊，我們這冰箱可以裝一點這個吃的東西，我們人怎麼住到冰箱裏頭了呢？不要因為我說這樣子，你們就以為真是這樣子，這是一個比喻，是一個譬喻。

那麼釋迦牟尼佛在雪山，然後成佛；我們在這個冰箱裏邊住著，想要成一個什麼？各位想一想！說這個，我還沒有想過，想要成什麼？我先告訴你們，我要成什麼？我要成一個凍鬼！凍死的鬼，哈哈！那麼但是啊，你們各位呢，我不希望你們成凍死鬼了，我希望你們都成一位啊，凍成的佛！

如果你們若沒有成，由這種冷啊，成佛的時候，我就一定要成凍死鬼！你們要都成佛了，啊，那我後邊跟著你們，也成了一個佛！由這個鬼呀，凍

死鬼，變成啊，這個佛！因為啊，為什麼呢？啊，因為你們都成佛了，我若不跟著你們成佛，那太不公道！啊，為什麼呢？這個世界要講公理，啊，做徒弟的都成佛了，做師父的雖然成個凍死鬼，也會變成啊，一個佛了！這是我的希望。你們各位的希望是什麼，那我知道了？

為什麼你要住在這個冰箱裏邊？知道不知道？你若知道，我就不需要說了；你若不知道呢？我就要告訴你，就因為有這個凍的因緣，冷的因緣。啊，「諸法從緣生，諸法從緣滅；我佛大沙門，常作如是說」。

所以我們住在這個冰箱裏邊，這就有冰箱的因緣；若沒有這個因緣，怎麼會到這個冰箱裏邊來？所以這個你絕定不能否認的，你一定要承認這種因緣。這種因緣結下了，所以現在就要受。人都不相信因緣，所以呀，就不認命；你若相信因緣了，就會認命了。

怎麼樣叫認命呢？就是我對人好，人對我不好，這是因緣，我幫助人，人不幫助我，這是因緣。我不罵人，人罵我，這是因緣。如是因，如是緣；因如是，緣如是，沒有錯的。說，那我才不相信？你到相信的時候，就相信！你現在不到那個時候啊，所以你不相信。等相信的時候啊，又晚了。

所以呀，這兩位居士也和我們有這種啊，凍的因緣，所以到這來參加我們志個法會。可是啊，「不受苦，不享福啊」，不受一點苦啊，就不會有福報；「不受魔，就不成佛」，那個佛呀，是由那個魔幫助他成的。

所以我有這麼幾句話，今天晚間呢，給你們大家講一講。說的什麼呢？說「認命要知足」，什麼都認命。我，好像我出家人，沒有人供養我了，噢，這是我應該這樣子的；有人供養我，噢，這也就應該這樣子。得不足喜，失不足憂，有人供養我，也不會歡喜；沒有人供養，我也不怕餓死，也不憂愁，這叫認命要知足。知道啊，知足就常樂，能忍就自安。

「煩惱一概除」，知足怎麼辦呢？就沒有煩惱，一切的煩惱啊，都不要它了，這個煩惱把它掉到垃圾籬裏去，和這個垃圾合股去，它們去啊，變成垃圾。「聲色也不好(厂么)`)」，啊，什麼聲，聲音，就是音樂啊；色，就是美色呀，也不好。「名利更不圖」，也不求名，也不求利，啊，自己把自己名都忘了，啊，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，那麼怎麼會又向外邊去求名呢？你自己跟本就沒有名了，哪個是我的名字？我叫什麼名字？忘了。

忘了，為什麼忘了呢？這名字是假的嘛！所以不應該呀，注意的，名。利，就是啊，利，就是錢，更不圖，也不貪；這個圖，就是貪圖，更不圖。「你

「瞪我沒看見」，你誰瞪我一眼，說，啊，真討厭，我沒看見！你瞪我，是你的事情，我沒看見。

「罵我把理服」，你誰若罵我，我就啊，向你認個錯，說，啊，我真對不起你，所以令你這麼生氣，這麼發脾氣！把理服，用這個理呀，來對他講，拿這個理呀，來和他講道理。講道理，不是說是，哦！我有理，你沒有理，不，跟本我就沒有理，我對人很有禮貌的。譬如，「打我忙跪倒」，誰若打我呢，我就給他跪下。說，那才沒有用呢！那麼你不跪下，又有什麼用？你又有什麼用？忙跪倒。「光笑不會哭」，就會笑，不會哭。

「人間也未有」，這人間呢，你找不出來再有第二的了，這才是真正第一呢！「世界找不出啊」，你在這個世界找不出這樣的人。什麼呢？「西方真衲子啊」，這是西方的一個真佛子。「懷揣摩尼珠」，因為啊，他有了寶貝了，所以他也沒有脾氣了，啊，也沒有貪心，也沒有瞋心，也沒有癡心，什麼都沒有了，啊，這是一個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的人。

在中國有這麼兩句話，說，「養成大拙方為巧，學到如愚始見奇」，這才是，啊，真是很奇怪，怎麼這個人沒有脾氣了？

又初漸破外道自性等故，說因緣生法，決定是有。

或者在這個法師啊，就是智光這位論師，他最初啊，立的這個漸教。立的這個漸教啊，是專破旁門外道的。什麼是旁門？什麼是外道？「佛說一切法，因有一切心；若無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」，所以才說，「一切唯心造」。

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；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。那麼這外道呢，他不信這種法，他不信呢，啊，「萬法唯心，唯心萬法」這個道理。他啊，跑到心外去求法，到心的外邊去求法，故名外道，所以叫外道。

你說什麼法不是從心裏生出來的？他說不是。他說什麼法都是從外邊來的，不是心裏頭。啊，好像這個照相鏡子啊，盡向外邊照，沒有啊，迴光返照照自己。所以這個外道啊，就向外馳求，到外邊去找道去。那麼佛呀，就破這種的外道。

這「自性」：這個自性兩個字在這，我要問一問你們各位，是怎麼樣講法？誰又造的那個河呀？這都是自然的嘛！是這樣子，這個自然性；不是自性，不是自己的佛性，這是自然性。自然的外道，他啊，執斷、執常的這

個外道，持牛、狗戒的這個外道，這是這一類，這叫自性等，等於其他持牛、狗戒的外道。

所以才說啊，這個「因緣生法」：佛呢，說這個因緣，就是破這個自然，破外道的自然，他說一切都是從緣生。「決定是有」：說這個一定是有的，這個法是對的，是有這種法，這專門破外道的法。

次漸破小乘緣生實有之執，故說依他似有；以彼怖畏此真空故，猶存假名，而接引之。後時，方就究竟，而說緣生即空，平等一味。

「次漸破小乘緣生實有之執」：在初這個漸，是破外道自然那種的知見。那麼以後呢，這個漸呢，是破小乘緣生實有之執。這小乘啊，他雖然明白這一切法從緣生，但是啊，他認為這個是一個真實的有的了。這個他認為這是實在的，是真有的，所以呀，就生出一種執著來。

生出一種執著啊，故說「依他似有」：那麼佛啊，再又要破這種的執心，這種執情，所以呀，才說依他似有，依他起性。依他起性啊，好像有似的，但是實際上是沒有的。「以彼怖畏此真空故」：為什麼說這個似有啊，說這個還沒有完全說空，說這一切都是依他起性、徧計執性、圓成實性這三

性？

那麼這個三性啊，所以就因為這個二乘的人呢，就是小乘人呢，他不能啊，真正明白這真空的道理，所以你若是和他啊，講這個真空的道理，是一切都空了，沒有了，他就會生一種怖畏心。他說這一切都沒有，都空了，這不是一個斷滅了嗎？那我還修它做什麼呢？啊，於是乎就生大怖畏。因為怕他生這個大怖畏啊，所以才啊，還沒有說這個真空的道理。

### Door2-130-039

「故猶存假名」：還存一個假的名字，「而接引之」：接引這個二乘人。

「後時」：最後啊，「方就究竟」：方才啊，就這個究竟圓滿的道理。「而說緣生即空」：說這個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本來是沒有的。平等一味：這平等啊，一味，就是啊，這一個真空的道理，沒有其它道理。

此三次第，如智光論師般若燈論，釋中引大乘妙智經說。然此二三時，並不能斷一代時教；以各有據，互相違故，各別為於一類機故。

「此三次第」：這三種的次第教，「如智光論師」：好像啊，這個智光這

位大的論師啊，「般若燈論」：他啊，作一部般若燈的論，「釋中引大乘妙智經說」：在這個解釋這個般若燈論的時候啊，那個裏邊，他啊，引用這個大乘的妙智經說，這個大乘的妙智經啊，也就是啊，般若經。這個智啊，就是個般若；大，是摩訶。妙智啊。言其這個般若的智慧，不可思議。所以呀，他引這個大乘妙智經啊，所說的這個道理。

「然此二三時啊」：然則呀，這兩種的三時所立的這麼，「並不能斷一代時教」：它不能啊，判斷呢，這個斷呢，就是判斷，這佛所說的一代時教。為什麼？「以各有據」：因為啊，它各有啊，一種的根據，就是有一種執著。有一種執著啊，「互相違故」：他根據這一部經啊，所立的這個理論，和那一部經的道理啊，或者就不相合，相違，互相違背了。「各別為於一類機故」：為什麼呢？就因為啊，他這個每一個時候啊，各別，單單的，為於一類，在這個這一類的眾生所立的這個教。這個機呀，就是機緣；眾生，就謂之機。

深密經意，為於一類，餐般若者，聞平等空，撥無因果，不了空有無二；故第三時，為其分析，於一法上空有之義。其妙智經，則以一類聞說三性。迷唯識者，未能忘心；觀緣起者，定謂似有。故令總忘心境，即事而真。

得斯意者，則不相違。

「深密經意」：在這個深密經啊，這個它經上的意思，「為於一類」：他呀，是單單的為這一類的眾生，「餐般若者」：就是啊，餐，也就是啊，聞到般若，好像啊，吃東西吃著，吃著般若這個味了。「聞平等空」：在這個般若啊，這個講的平等的空，他聞這個平等空了，他認為啊，這空啊，就無因無果了，它「撥無因果了」：啊，落到啊，這個斷常二邊了，或者執斷，或者執常。他既然是平等空，那就沒有什麼因果囉！啊，也不需要修因證果了，都空了嘛！空了，還修什麼？

「不了空有無二」：他啊，因為撥無因果，他呀，就說沒有因果；不了空有無二故，他呀，不明白，不明了，「空即是有，有即是空；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」，這個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，本來沒有分別的，不是兩個。啊，所以在這個「第三時，為其分析於一法上」：在這個第三的時候啊，就為這一類的眾生來分析，分析呀，於一法上，在啊，這一種法上，「空有之義」：啊，在這一法上就有空，就有有，這空有啊，不二這種的道理，空有之義。

「其妙智經」：在這一部妙智經啊，上，「則以一類」：那麼這個妙智經，

和這個深密經啊，啊，兩個經就有兩個意思。他這是啊，則以一類，他有另外的一種類的眾生，「聞說三性」：聞說這個依他起性啊，徧計執性、圓成實性，這三性。「迷唯識者」：他呀，迷唯識者，他不懂得呀，這個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這個道理，對這個道理他不明白了，又生了一種執著了。

所以呀，「未能忘心」：他啊，沒能啊，忘心，就是忘了這個心裏這個空。

「觀緣起者」：他呀，因為沒能忘心，所以呀，他觀察一切都是啊，從緣起。「定謂似有」：因為啊，他看這一切都是緣起，所以他覺得一定就是「有」。其實啊，那麼就是緣起，也不一定是「有」。所以呀，「故令總忘心境」：所以呀，使令這一類的眾生，總忘心境，把這個心忘了，境也忘了，內無身心，外無世界，無心無境，這個心境都忘了。

「即事而真」：這個事啊，而真，就是這個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；理也不礙事，事也不礙理；這事理不二，所以呀，這即事而真，就是在這個事上，本來是，事本來是空的，就是在這空的就有妙有的。那個妙有，並不是啊，離開這個空而有妙有；這個真空，也不是離開這個真空，另外有一個妙有；所以它本來是一個的。

這個《深密經》，是單單為一類的眾生而說的這個法。《妙智經》，又是單單為一類的眾生而說的法。這種法，都是啊，單為一類眾生而說的。如果若不是這一類的眾生，那就啊，不契機，也不契理。若是對於這一類的眾生，也可以成契理，又可以成契機，啊，它各為一類的眾生，不是一概而論，不是啊，為這個所有的眾生來說的。

你若明白這個道理呢，這兩種的宗，兩部經就不相違背，就沒有「偏執」了，偏於一邊的執著。你若不明白這兩部經所說的這個道理，是單單為這一類眾生說的，啊，你就會啊，生出一種偏執來，就執著說這兩個都不對了，兩個都不對了。你若明白這個道理呢，這兩個就沒有違背。

所以說，「得斯意者，則不相違」：你若明白前邊所講這個兩種的道理，則不相違，就不相違背了，就融會貫通了。啊，所以呀，你**研究佛法，必須要啊，懂的多幾部經的道理，然後啊，才能啊，徹底明白這個佛法。**

什麼叫單單為一類的眾生而說法呢？我現在給你們舉出一個例子，說明啊，這個道理。譬如，遇見這一類的貪心的眾生，啊，你就要啊，給他說怎麼樣的不貪這種法。遇著瞋心的眾生，你就要給他說怎麼樣子不瞋這種的法。遇著愚癡的眾生，你就給他說啊，怎麼樣不愚癡這種的法。可是啊，

你又應該知道，這個貪心的人，你要是啊，即刻叫他不貪了，這是非常困難，這是很不容易的。為什麼呢？他那個心的根呢，那個貪根生到心裏，你想把這個貪根給他拔出來，那是不容易的。

那怎麼辦呢？這時候你就要現身說法。怎麼樣現身說法呢？你說，哎呀！我呀，這個貪心呢，才大呢，我這個貪心比誰都大！啊，又貪財、又貪色，沒有一樣不貪的。啊，甚至於那個垃圾，我都貪的越多越好。啊，甚至於那個糞，啊，我預備啊，把它堆的像須彌山那麼多。

啊，可是我又是一想，等到我死的時候，這些東西又歸到什麼地方了呢？我貪來這麼多，不要說是糞，就算是金銀，死了也帶不去了！喔，於是乎我啊，我就不貪了。我都布施，哈，把我所有的財產都布施出去。他一想，咦，有點道理，我將來要死了，我這些東西能不能帶去呢？也是帶不去的，於是乎，啊，他就不貪了。那麼瞋心也是這樣子，癡心也是這樣子。

啊，好像這個人呢，脾氣最大，啊，除非不講話，一講話就有火氣，啊，就有脾氣。你要說，唉，你這個脾氣這麼大，這是不好啊，不要有脾氣啊，哈！他的脾氣更大了！這無明火，老虎神都來了，那個，啊，無明火生出來，那個脾氣就像老虎那麼厲害！

你要呢，對他講啊，哈哈，你說啊，這個脾氣呀，是不錯的，你要沒脾氣人人都不怕你了。那麼若有脾氣呢，不單人怕，鬼都怕，鬼都不敢接近你了，哈，因為你有脾氣。

我以前呢，也是一個有脾氣的人，不過我這個脾氣呀，發到極點了，我覺得啊，對人人沒有好處，對自己也沒有好處，所以呀，以後我就修這個慈悲心，啊，不發脾氣了！這個人一聽，咦，你也是這麼大脾氣，你現在沒有脾氣了，我也學一學！啊，他就跟著你跑了。

那愚癡的人呢？你說他愚癡，他不相信的。為什麼？就因為他愚癡。他若有智慧，他就會相信你了。因為他愚癡，你說什麼他不相信！你講對的，他也不相信！因為他沒有判斷力，沒有智慧。你說不對的，他也不相信！總有一個狐疑，像那狐狸啊，有懷疑，有疑惑。那麼這樣子呢，你不要對他講，你就去做，往好了做！往真了做！

好像你們到紐約去，那就是做的有點真了，所以呀，回來，把他們那邊的人都給感動了。這就是啊，度愚癡的人，你就要用真實的功夫去感化他。他，你說話他不相信，你做出，他，咦，，這樣子不錯，他們搭這個衣，

喔，出家人是應該這樣子的，他就不相信，也相信了。所以呀，啊，那個范某某，也是從紐約跑到這來看你們五位回來是不是那個樣子？是不是就在紐約裝模作樣的？回來，到三藩市又是怎麼樣？來看一看。

連這個Mrs.殷都是這樣子，來看看。一看，我們這在冰箱裏頭！那麼她臨走的時候，她說，唉，這才是真修行！那麼這就是啊，為某一類眾生，說某一種法的這種道理。

你教化眾生啊，不是發脾氣可以教化眾生的，也不是不發脾氣可以教化眾生的，哎，要發脾氣的時候才發脾氣，不發脾氣的時候就忍辱。忍辱也應該用，是精進也應該用，啊，禪定，智慧這都是少不了的。所以教化眾生啊，你先自己要把自己呀，不貪。不貪名，不圖利，什麼東西都不貪，清清淨淨這絕對成功的。我今天晚間說這個道理，雖然是很淺的，你能記得教化貪心的眾生，是怎麼樣教化；教化瞋心的眾生，怎麼樣教化；教化愚癡的眾生，怎麼樣教化；你切記呀，**要把你那個有礙的辯才要收起來，要用這個無礙的辯才！**

有礙，什麼叫有礙呢？這個，你這一種的辯才，遇著那些個愚癡的人不認識；遇著有智慧的人，你就生了障礙了。所以呢，**不要用心，要用真正的**

智慧！那個心呢，就是講理的；智慧呢，是認理的，智慧是認識理的；那個心呢，是講理的。要講理，我沒有錯呀，噢！你怎麼這樣講呢？啊，這心呢，就講道理了。這個智慧呢，就是服理，不講道理。你說我不對嘛，啊，我就不對囉！你說我不好嘛，就不好囉！啊，就任勞任怨，這是有智慧，這是無礙辯才，真的！

### Door2-131-040

然欲會二宗，須知二宗立義有多差別。略敘數條：一者，一乘三乘別；二，一性五性別；三，唯心真妄別；四，真如隨緣凝然別；五，三性空有即離別；六，生佛不增不減別；七，二諦空有即離別；八，四相一時前後別；九，能所斷證即離別；十，佛身無為有為別。

「然欲會二宗，須知二宗立義」：前邊所說這個兩個宗，一個法相宗，一個法性宗，這兩宗啊，各有各宗的這個道理。這個道理雖然不相同，可是啊，也能啊，融會貫通，把它匯合起來。你想匯合這兩宗的這個道理，須知二宗立義，你呀，應該知道這兩宗的所立的這個宗趣，這種的義理，「有多差別」：那麼這種義理呀，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地方。你想要把它融會貫通，你必須要知道這不同的地方，有多差別，有很多的分別。

「略敘數條」：略略的敘述出來，敘述出來啊，這個數條。數條啊，就是下邊的十條。這個「條分縷析」，條，這一條一條的，好像那個線呢，就一條一條的，這麼把它分別清楚了。

第一，「一者，一乘三乘別」：在這個第一的，這法性宗，所說的這一乘，法性宗，就是一乘的道理，以為了義。那麼法相呢，就講三乘的道理，講啊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這三乘。是法相的道理，就啊，好像不究竟。一乘，這法性的道理，就比較啊，清楚一點。所以說啊，一乘，三乘都不同的。

在這三乘啊，為什麼說它是法相乘？因為這個一乘，不是啊，那個唯一佛乘，更無一乘那個乘。它這是判的教相啊，這是法相它認為是大乘了義，以大乘了義，為法相宗，所以呀，才叫大乘了義。和那個唯一佛乘，那個真正乘啊，是不同的。這個三乘，是這個法相宗，他判教啊，認為這個是究竟了義的了。那麼實際上呢，這個還不到這個究竟了義這種的道理上。

那麼，三乘，說的是啊，法相宗，那麼他把它分別開，有啊，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；和佛所說的那個四諦、十二因緣、那個六度，那個道理呀，相合的，他分別的比較清楚一點。所以說啊，一乘三乘別，道理啊，是都

有一點道理，不過啊，不相同而已，他這個道理說的。那麼在這個一乘，是法性宗所講的。這個三乘呢，是這個法相宗所講的道理。

希望你們各位啊，都能有這種的智慧，聽這個講經的人呢，若講錯了，時時你們會知道。若能這樣子呢，這就是一個明白一點佛法的人了；若不明白的，錯也不知道錯，對也不知道對；所以呢，以後你們各位啊，若都能特別注意，這個我就非常歡喜。因為什麼呢？你們都特別注意這個經典，才知道這個道理。但是可不要啊，沒有錯來找錯！沒有錯呀，來硬說錯，那又是不對。所以這一點你們要特別注意的。

這個一乘三乘，一乘是法性宗所說的道理，那麼也就是佛乘，這一乘。那麼在中午說啊，是總括起來啊，這個大乘叫一乘。那麼現在呀，這個一乘呢，這是說的了義的一乘。三乘呢，就是說的不是了義的，所以呀，分別說三。

「二，一性五性別」：講經啊，就怕遇到這種文，這個一性五性，一乘三乘，你若是記不清楚啊，就講錯。二，一性，什麼叫一性呢？一性，就是佛性。五性，五性的有五種的眾生的性。這一性呢，也是法性宗所說的道理。五性呢，是法相宗所說的道理。這五性啊，有這個定性的聲聞、定性

的緣覺、定性的菩薩。怎麼叫定性呢？言其呀，他在這種境界上啊，就不動；到這種地位上啊，他不想往前再進取了，也就是啊，很死板的，不活動。好像那個機器，這個機器呀，不做工，人這個頭腦也像個機器似的，它若不做工啊，就不會想東西了。定性聲聞、定性緣覺、定性菩薩，這叫三乘的人。

還有一個不定性的，這不定性啊，有的時候說就是說頓、漸這兩種性。

「頓」，豁然開悟；「漸」，是慢慢的開悟。那麼這不定性啊，通於三乘，也通於聲聞，也通於緣覺，也通於菩薩，也通於佛，所以啊，叫不定；啊，豁然開悟他就證果成佛了。那麼還有一種的性，叫無種性；沒有這個智慧種的性，那麼就有愚癡種性。這是什麼呢？這就是人天，人天乘，這叫無種性乘；無種性，也叫人天，就是人天乘。所以這叫五性。

「三，唯心真妄別」：前邊這兩種的道理，這個一性，就是法性宗所立的；五性呢，就是這個法相宗所立的。以下這個八個條呢，條文呢，都是上邊呢，就是法性；下邊呢，就是法相的意思。那麼這暫時呢，大概講一講，詳細講啊，等到那個分齊的那一文裏頭會有詳細的講。

三，唯心真妄別，這個第三種的道理啊，是講這個心，這個心，有真心，

有妄心的分別。

四，真如隨緣凝然別：第四種的意思啊，這個法性宗啊，它說這個真如；隨緣，那麼凝然別，凝然呢，就好像啊，凝聚到一起了。啊，就好像那個吃那個牛油啊，那就是凝了，凝結到一起。這凝然，也就好像啊，這個只能隨緣，不能不變；所以前邊不說「只得這個不變，不得隨緣」；別，這個分別。

「五，三性空有即離別」：這個三性，就是依他起性、徧記執性、圓成實性，這三性。這三性，有的說的空，又有說的有，即空即有，即空離空，即有離有，啊這個說的一個不定的道理。

「六，生佛不增不減別」：六所說的眾生和佛呀，這個性都是不增不減的，這種的分別。

「七，二諦空有即離別」：二諦，就是真俗二諦，真諦，俗諦，這兩種諦。空有即離別。

「八，四相一時前後別」：這四相，講過很多這個四相了。這個四相呢，

是什麼四相呢？就是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這四種相。不是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」。生、住、異、滅，我們人呢，這生老病死苦，「生、老、病、死」，這也是四相。在生的時候，這生相無明，很微細的；生出來呢，就住；住，然後又變異；變異，又滅了；到這個生、住、異、滅這種的相上。

前後，啊，一時前後別，在這個一時啊，裏邊，也這個生、住、異、滅這四相。那麼也可以說啊，前後有分別，生了，然後住；住了，然後又異；異，然後又滅，這四種相啊，有前後這種分別。

「九，能所斷證即離別」：九，能所，能斷，和所斷，能證，和所證。那麼你能斷的，是斷的這個煩惱；所斷的，也是斷這無明；能證，證的菩提；所證，也是證的菩提。所以呀，教能所斷證即離別。

「十，佛身無為有為別」：這個十，講的是這個佛身。有無為的佛身，有有為的佛身，啊，有這種的分別。那麼這八種的後邊都有詳細的解釋。

且初二義者，由性有五一不同，故令乘有三一權實。如法相宗意，以一乘為權，三乘為實。

「且初二義者」：在這個第一，和第二這兩個意思。「由性有五一不同」：因為這個性，有一性，和五性的不同。在這個這法相宗啊，對這個五性啊，是特別注意的，也特別研究的。那麼所以在玄奘法師當時啊，讚歎這個窺基法師的時候，有這麼兩句話說，說這五性啊，要不是你就不會流通這五性，也就是啊，玄奘法師，讚歎呢，窺基法師，說只有他啊，可以才啊，流傳這種的道理，其他的人呢，是沒有這種力量，也沒有這種智慧，來呀，令這個五性這個道理發揚光大的。因為有五一不同，所以呀，這個性有五一不同，所以令這個乘啊，也有三、一的權實了。

「如法相宗意」：好像法相宗啊，所說這個道理。他就說啊，以這個一乘為權，這一乘啊，是權教，三乘為實教，這是法相宗啊，他們是這樣說的，說一說。

那麼這個道場啊，大家都是為公共來呀，服務的，為道場服務，為道場啊，來做事情；也不要怕辛苦，不要說，哦，這個很麻煩，那個也很麻煩，這個也不願意做，那個也不願意做；那吃飯比什麼都麻煩，怎麼一點都不討

厭？穿衣服也不太自在的，啊，也要穿，也不麻煩。那麼既然穿衣服、吃飯、睡覺不怕麻煩，我們做事也就像這樣子，它就不麻煩了。所以呢，我們個人，任何人，不接受任何人的這個錢，一定要經過我們這一個總機關。

故深密三時教中，初皆不成，次一向成，是為若過若不及，皆非了義。第三時中，有性者成，無性不成，方為了義；故云：普為發趣一切乘者。又，初二卷中，皆云：一乘是密意說，故知是權。

「故深密三時教中」：因為前邊所說這個道理的關係，所以呀，在深密經這三時教的裏邊，第一就是「初皆不成」：他說啊，在這個最初這個時候說，一切眾生不能成佛，只有佛呀，有這個大覺佛性，一切眾生啊，沒有這種的大覺佛性，所以呀，一切眾生呢，不會成佛的，所以說初皆不成。

「次一向成」：那麼其次的就說了，說什麼呢？說這一切眾生啊，都向這個成佛，都已經啊，會成佛了。最初呢，就說一切眾生不會成佛。那麼以後呢，又說一切眾生啊，早就成佛了。或者呀，啊，都向這個成佛這條路上走呢，啊，就來快要成佛了。

那麼說這一切眾生不能成佛，只有佛啊，有這個大覺性，一切眾生就沒有

這種的希望，也沒有這種資格，這就是啊，把這個眾生啊，壓低了，壓下去，這是一個不及。那麼以後呢，這個第二個時候他又說一切眾生啊，向成佛，早就成佛了，啊，你說究竟哪個是對的？啊，所以這個又是一個太過，這又是一個「揚」，揚啊，就是太過了。

就好像這一個人呢，本來說他最不好，最壞的一個人，你罵他罵到極點了，完了，哦，又說他是最好的了，啊，這呀，與道理不相合。那麼先你說他是最壞的，以後又怎麼又變成了一個最好的呢？啊，所以這是啊，不合道理。

所以才說「是為若過若不及」：這種的道理說的一個就是太過了，一個就是不及了。說的那個一切眾生不能成佛呢，那就是個不及，不是中道。說啊，一切眾生早就成佛了，啊，早就應該成佛了，啊，或者已經啊，要成佛了，這就是個太過。一個太過，一個不及，「皆非了義啊」：這個都不是究竟法，不是了義的道理，這個義還沒了呢！

「第三時中」：在這個第三的時候裏邊就說了，「有性者成」：說呀，有佛的種性的眾生啊，都可以成佛；「無性不成」：那麼，啊，沒有這個佛性的，當然不會成佛。「方為了義」：這個呢，才是有一點中道的道理，

有一點中道的意思，就了義了。「故云：普為發趣一切乘者」：所以這個第三時啊，又叫啊，啊，普徧為發趣，發這個菩提心呢，啊，到這個一切乘，一切啊，這個佛乘的這個叫這個教。

「又，初二卷」：在第一卷，第二卷中，「皆云」：都啊，這麼說。「一乘是密意啊」：說這個一乘的道理啊，這是啊，佛秘密說的，密意，秘密說的。那麼因為他秘密說的，所以呀，「故知是權」：所以就知道啊，這一個權巧方便的法門。啊，若是啊，不是權巧方便的為什麼要密說呢？密又怎麼說呢？這個密，知道是密說，這是啊，引導一切啊，眾生啊，有好奇的心，好這種奇怪的事情啊，啊，就去找去了；找，其實沒有。

這個所謂密呀，就是一個方便法，啊，方便法，也就好像那空拳度子似的。好像某某地方啊，這個傳法，有人問他說我，哦，說啊，你就拿著這個去教化眾生去！這個是老生常談，不明白佛法的人呢，就以為，喔！這個拿著空拳頭都去度眾生，唉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這個真是妙！其實怎麼樣呢？這就是一個「空拳度子」，這佛呀，早就啊，說過這個法門了。

說是啊，啊，有個小孩子，看那個小孩子啊，就來爬的掉那個井裏邊去了，落那個井窟窿裏去了。啊，他若是啊，走到那個地方去，把這小孩子拉回

來，把他拿回來，這時間也來不及了！於是乎佛就說，啊，這個小兒，小兒！我這個手裏有一塊糖，你要不要啊？這小孩子一聽說有糖了，就回來，自己就爬回來，也不往井裏爬了，就沒有掉到那個井裏頭去。

那麼回來，佛的手裏是不是有一塊糖呢？沒有！說，佛可以變，變出來一塊糖！**那變的也是假的嘛！**所以這叫空拳度子。那麼他們那個地方啊，把這個公案給偷來了，偷來啊，啊，就來講啊，令人呢，不明白？那麼所以呀，知道這個密說啊，這個法，完全是一種方便法門，權巧方便的法門。

## Door2-133-042

又勝鬘經，以一乘為方便故。大般若五百九十三中，善勇猛菩薩言：唯願世尊，哀愍我等，為具宣說如來境智。若有情類，於聲聞乘性決定者，聞此法已，速能證得自無漏地。於獨覺乘性決定者，聞此法已，速依自乘而得出離。於無上乘性決定者，聞此法已，速證無上正等菩提。若有情類，雖未已入正性離生，而於三乘性不定者；聞此法已，皆發無上正等覺心。

又在這個勝鬘經啊，他也是啊，以這個一乘這個法，為方便法。那麼在大般若經啊，是第五百九十三卷那個裏邊，有一位啊，「善勇猛菩薩」：他

就說了，說啊，「唯願世尊」：現在我唯獨願意世尊呢，「哀愍我等」：哀憐呢，愍念我們這一切的眾生，「為具宣說如來境智」：為啊，我們這一切的眾生，來呀，具，就是完全呢，宣說如來的境界，把如來的境啊，和這智啊，境界，和這個智慧啊，這種法門呢，都給我們說一說。

「若有情類」：假設若是有情的眾生，「於聲聞乘性決定者」：他呀，要是應該修聲聞乘的這個，這定性的聲聞，這樣的眾生。「聞此法已」：這樣的眾生，聞呢，如來所說的如來這種境智啊，「速能證得自無漏地」：他呀，很快就能得到啊，自己這個無漏的果位，無漏的這種地位。

「於獨覺乘性決定者」：於啊，或者緣覺，獨覺啊，也就是緣覺，就是辟支佛，性決定者。「聞此法已」：聽見呢，如來所說如來這個境智這種法啊，「速依自乘而得出離」：就啊，依照他自己這個獨覺乘啊，那麼他就修行，而得出離三界了。

「於無上乘性決定者」：若是有這一類的眾生，無上乘，也就是菩薩乘，性決定者。「聞此法已」：聽見如來所說這個如來的境智這種的妙法的話，「速證無上正等菩提」：就啊，很快很快他就能證得呀，這個無上正等正覺啊，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了。

「若有情類」：那麼前邊這是三乘。假設又有啊，一類的有情，「雖未已入正性離生」：雖然呢，他沒有發這個決定心呢，要修行啊，脫離生死這個法門。「而於三乘性不定者」：他呀，於這個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，他都沒有決定的，他這個性沒有決定的。「聞此法已」：聽見如來所說的如來境界，和如來智慧這種妙法，「皆發無上正等覺心」：他們也都發呀，這無上正等正覺啊，這種的心了，就是發大菩提心了。

我們修道的人，學佛法的人，不是單單聽了佛法這就有了用了，不是！你聽了佛法，必須要啊，依法修行，這才呀，能有了利用。你若不依法修行，你就聽多少佛法，明白多少佛法，你不去行去，那一點用都沒有了。

怎麼樣行這佛法呢？第一，要把我們這個執情掃乾淨了。什麼叫執情呢？就是你所執著的這種情，你所放不下的這種情，你所看不破的這種情，你所離不開的這種情，看不破的，你要把它看破了；放不下的，要把它放下；這才能得到自在。

要啊，發菩薩心，利益一切的眾生。不要啊，學這個二乘的人，自了漢，自己就顧自己，不管他人。一有了什麼事情，就怕麻煩，不肯行菩薩道，

這是一個錯誤。

我們修道的人，沒有麻煩的時候，你不要找煩惱，不要去找這個麻煩了，自找煩惱，自己呀，把那個煩惱找到自己家裏來。本來自性是很清淨的，你單單的，啊，要打一些個不乾淨的妄想，你說這個麻煩多厲害？這比外邊的麻煩更厲害！沒有麻煩，你要找麻煩。

修道的人，沒有麻煩的時候不要找麻煩，不要自己呀，沒有事情找事情來幹。那麼有麻煩了呢，也不要怕麻煩，麻煩來了你不要怕；哦，這個不行了不行了，這個太麻煩了，嘿，那你一怕，你愈怕愈麻煩！

為什麼呢？你太執著了嘛！你要是沒有執著，「**事來則應**」，事，就是麻煩(事情的事)，來了，就應酬它；「**事去則靜**」，那個事情去了，沒有了，空了。就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那個鏡子似的。那個鏡子，你看它照物，物來了，就現出這一個形相；物去了呢，沒有了，啊，圓明光燦爛那真是！

那個鏡子，他說什麼？無上大涅槃，圓明光，寂照，常寂照；凡夫謂之死，外道謂之斷，執為斷。這是很平常的幾句話，沒有什麼。

啊，那麼你能像這個鏡子似的，那也無思無慮，不識不知，無思無慮。啊，既沒有煩惱，又沒有麻煩。啊，因為什麼？你太清淨了。那個鏡子裏頭，你不要把那個鏡子你被塵染污上，被那個塵土啊，遮上了。那塵土是什麼呢？就是你那些個不乾淨的妄想。鏡子是什麼呢？就是你自己本有的那個智慧。

你有不乾淨妄想，啊，智慧就沒有了。沒有麻煩，你不要找麻煩；有麻煩的時候，不要怕麻煩；主要在這個地方！

那麼想行菩薩道的人，想修持利益眾生的這個行門，就是要啊，把好事給他人，壞事給自己。凡是有利益的事情都布施給他人，啊，這個沒有利益的事情，自己呀，留著。所以你們受菩薩戒的人，都應該啊，知道這一點。

Door2-134-043

深密第二，大意同此。又云：一切趣寂聲聞種性，補特伽羅，雖蒙諸佛施設種種勇猛加行，方便化導，終不能令當坐道場，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「深密第二，大意同此」：在前邊所說這一段文，那麼在深密經上啊，這

個第二卷，大意同此，這個大概的意思，和這個意思啊，是相同的。「又云」：又啊，說了；說，「一切趣寂聲聞種性」：說啊，這一切趣寂，就是啊，這一切的聲聞，想要啊，到這個寂靜處，這一類的種性。

「補特伽羅」：這補特伽羅，有的地方翻譯呀，成「人」，有的地方呢，翻譯呀，成「數取趣」(數，就是數目的數；取啊，愛緣取那個取；趣呢，這個趣就是這個趣記這個趣)。言其呀，他很多次，數數而生，數數啊，都趣向這個六道輪迴裏頭，所以叫數取趣。也就是啊，人的這個意思，言其人呢，在這個六道輪迴裏頭，忽然而天，忽然而地，忽然做人，忽然就做鬼，忽然又做畜生，忽然墮地獄。那麼這個數取趣。

「雖蒙諸佛施設種種」：雖然呢，承蒙著十方的諸佛如來這種慈悲，施設種種「勇猛加行」：啊，設出來種種的方便法門，設出來種種的精進法門，設出來以種種的勇猛加行的法門。加行呢，就是啊，越精進嘛，越要精進，越勇猛，越要勇猛，比這個，以前就勇猛了，比這個更勇猛。「方便」：這種種的方便，「化導」：佛呀，用眾種的方便化導這一切的眾生。

「終不能令當坐道場」：可是雖然呢，佛啊，這樣的慈悲，設出種種的方便法門，啊，善巧方便來教化眾生，可是啊，始終不能啊，令這一類的眾

生啊，當坐道場，就在今生啊，就成佛，能啊，坐菩提道場，「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：他不能啊，就在這一生啊，就成佛，啊，一生啊，就得到無上正等正覺這種的果位。

又，十輪第九，亦說三乘各定差別，皆以性定五故。故楞伽中，佛告大慧，有五種種性：一聲聞乘性，二辟支佛乘性，三如來乘性，四不定乘性，五者無性。大莊嚴論，及瑜伽論，皆同此說。

又在這個十輪經上啊，第九卷，「亦說三乘各定差別」：在這一部經上啊，也說這個三乘，各定差別，各有啊，各的不同的這種差別。「皆以性定五故」：為什麼呢？就因為啊，這個有五種的性的緣故，有五種啊，這個定性的緣故。

「故楞伽中，佛告大慧」：因為啊，這個在楞伽經裏邊，也有這樣說。楞伽經，楞伽，各位知不知道這個楞伽是怎麼樣講法？先不講，等一等問一問。佛告大慧，「有五種種性」：這釋迦牟尼佛呀，向這個有一位大慧菩薩說，說這個眾生啊，有五種的種性。

第一種啊，就是「聲聞乘性」：修這個聲聞法的，這一類的眾生。第二呢，

「辟支佛乘性」：辟支佛，又叫緣覺，他修十二因緣法的，這一類的乘性。

第三呢，是「如來乘性」：這如來乘性，也就是菩薩乘，因為菩薩可以稱如來。四，「不定乘性」：四啊，這一類的乘性啊，就是不定，有頓超的，有漸修的，這一類的沒有一定的這個乘性。「五者無性」：第五種的這個種性，是沒有種性。這是啊，人天乘。

「大莊嚴論」：這個大莊嚴論上，「及瑜伽論，皆同此說」：和這個瑜伽論呢，也都有這樣說的這個道理。

現在我們講研究研究這個楞伽，這個楞伽兩個字是什麼意思？誰知道誰就快說，講啊，很多了，過去講過很多次，「楞伽」，這個地名，這個地方的名字，這個地方名字，也可以說是山的名字，楞伽山；也可以說是個城的名字，楞伽城。翻譯，那麼這是梵語，翻譯過來叫什麼呢？一說「不可往」。

那麼不可往，在什麼地方，我們也不知道，因為不可往。那怎麼會有這麼個名字呢？又叫「不可到」，到不了那個地方。什麼人到不了呢？凡夫到不了。這鬼神呢，可以到得了；菩薩，阿羅漢可以到得了；佛，更可以到得了。所以佛啊，常常在這個山上來說經，說這個《楞伽經》，所以呀，

這個經就以地為名，以這個山呢，作它的名字。

這個經啊，有三個法師他翻譯過。有這個宋朝，求那跋陀羅，他翻譯過這部經。又菩提流支，也翻譯過這部經。還有實叉難陀，都翻譯過這個經。不過名字呢，大同小異，稍稍不同的地方。那麼這個地方啊，這個地方名字又有一種寶，叫「楞伽寶」，因為這個山上出這種的寶物。這種寶物呢，也是人間呢，人得不到的，所以呀，又叫「不可得」，又可以翻意不可得，得不到。

那麼就沒有希望囉！啊，但是這個佛呀，說經在這個地方，所以這個地方啊，也就出了貴，就得，不能得、不能到、不可往，啊，這佛啊，也到了，也得了，也往了，所以用這個來作名字。

Door2-135-044

善戒，地持，雖但說二種性：一、有種性，二、無種性。亦云：無種性人，無種性故，雖復勤行精進，終不能得無上菩提；但以人天善根而成熟之。無性，瑜伽亦同此說。

那麼方才呀，所說這個楞伽城、楞伽山、楞伽寶，說人到不了，現在啊，人若願意到，就到得了了；人若願意得，也得了了；人若願意去啊，也去得了。這個地方在什麼地方呢？就在錫蘭（斯里蘭卡），錫蘭呢，有這麼一個楞伽山。那麼將來誰願意去環遊世界，都可以到那參觀參觀。因為以前沒有直升飛機到不了；現在可以坐直升飛機呀，飛到那個頂上去。

「善戒，地持」：善戒經，和地持經，「雖但說二種性」：雖然呢，他啊，說有兩種的種性。這兩種的種性啊，是什麼呢？一、就是「有種性」：有佛的種性。二呢，就是「無種性」：沒有啊，這個成佛的種性。

「亦云，無種性人」：也就是啊，說，又叫一個名字叫無種性的人，「無種性故」：因為啊，他沒有成佛的這個種性的緣故。「雖復勤行精進呢」：雖然他啊，非常的精進，啊，不懶惰，「終不能得」：他可是啊，因為他沒有成佛的這個種性啊，終不能得，始終啊，他也得不到「無上菩提」：得不到啊，這無上正等正覺。

「但以人天善根而成熟之」：但只可以呀，將來生天，或者作一個好人，啊，以人天這種的善根而成熟之，將來結果啊，也就是生到天上去，或者做人間的一個富貴的人。啊，因為啊，他沒有成佛的這種性。在瑜伽那個

論呢，「亦同此說」：也是這樣講的。

那麼學佛法的人，聽經的人，越學越要聰明，也越學越要愚癡，也越學越要不愚癡，也越學越要不聰明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越學越要聰明，就沒有無明了；也就是沒有脾氣了，不發火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你在學法的期間，沒有理由啊，你越學越脾氣大，越學越這個無明越重，所以呀，應該越學越聰明。

越學越愚癡呢，就是啊，要利益他人，不利益自己，沒有自私心了。沒有自私心，在一般人看來，你是很愚癡，其實你是很聰明。又要越學越不聰明，越學越不愚癡，這個道理呢，和前面那個道理是一樣的。

一天比一天的，好像啊，和以前一樣，可是，你在不知不覺這種的境界上，轉變了很多；轉變的，和你以前那種聰明不同了，和你以前的那種愚癡也不同了。啊，所以呀，把這些個無明，煩惱，都要撇到九霄雲外去，撇到十萬八千里以外去，不要再跟著這個無明，煩惱，天天來跑了。

我記得這打七的時候，啊，她說，坐那個地方，這個腦裏頭，就很多垃圾。還有一個最要緊的念頭是什麼呢？就等著打這個引磬。現在我們又打七

了，或者也有人這樣子。那麼若有人這樣子，你可以問問以前那些個修道的人，啊，她把那個垃圾怎麼樣收拾乾淨的？啊，她怎麼樣不等著這個引磬了，引磬響了？可以研究一下。

若法性宗意，則以三乘是權，一乘為實。法華經云：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；無二亦無三，除佛方便說。又云：初以三乘引導眾生，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。

「若法性宗意」：前邊呢，講的那是法相宗。法相宗，以一乘為權，三乘為實。現在啊，是講法性宗。法性宗的意思呢，「則以三乘是權」：這個三乘啊，是屬於權教，一乘啊，是實教。和這個法相宗呢，正相反。

「法華經云」：在啊，法華經裏邊呢，這個有幾句經文說的，證明這個法性宗啊，這個道理是對的。經文呢，有幾句就這樣說，說，「十方佛土中」：在啊，這個十方一切諸佛的國土裏邊，「唯有一乘法呀」：只有這一乘法呀，這是真的。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在法性就說一乘為實。

「無二亦無三」：無二，就是沒有第二；無三呢，就沒有第三，只有一個第一，這是一個講法。又有的人講嘛，說是無二，就是沒有二乘，不是單

單沒有第二，就是沒有二乘，沒有聲聞，和緣覺。亦無三，說是啊，不單沒有聲聞、緣覺，就是連菩薩乘啊，都是權的，啊，所以亦無三，也沒有三乘法。這也是一個講法。那麼無二無三，只有一乘法；一乘，就是唯一佛乘，更無餘乘，所以說無二亦無三。

那麼既然說沒有二乘，又沒有三乘，佛為什麼又說一個二乘，說一個三乘呢？

啊，這下邊這一句就說了，「除佛方便說」：這個佛除去啊，所說的無二亦無三呢，這個除去佛呀，方便說法。若是沒有除去佛這個方便說法呢，二也有，三也有，也有二乘，也有三乘。

不過，這個就是啊，所謂：「歸元無二路，方便有多門」。成佛的時候啊，沒有兩條路，只有啊，一條路。可是方便法門呢，就很多的，所以說啊，這個方便說法，也可以有二，也可以有三，又可以有四，又可以有五；你願意說多少，只怕你啊，分析不出來；你若分析出來呢，這方便法門分析出來多少，能分別出來多少法門都可以的。

「又云：初以三乘引導眾生」：是最初啊，佛呀，用這個三乘法，聲聞、

緣覺、菩薩，來呀，引導這一切的眾生，令眾生啊，沒有那麼害怕，沒有那麼恐怖，啊，令他呀，有一種精進的心。「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」：然後說完了三乘法之後，就是啊，用這個大乘法，來呀，度脫這一切眾生，令一切眾生啊，啊，究竟成佛！這是啊，佛最根本的一種啊，思想，就是啊，令一切眾生同成佛道。

Door2-136-045

以性唯一故，故云：諸佛兩足尊，知法常無性。又第三云：一相一味，究竟涅槃，常寂滅相。

「以性唯一故」：這個佛性啊，都是一個的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。那麼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所以說啊，這個以性唯一故，以性啊，都是每一個眾生，都有佛性，都有一份佛性。「故云」：所以呀，在這個法華經上又說。

「諸佛兩足尊，知法常無性」：這個十方的諸佛呀，兩足尊，各位記得這個兩足尊，不記得了，兩足尊，是怎麼樣講法的？等一等啊，大家講一講。知法常無性，這個諸佛呀，兩足尊，他知道啊，這一切法呀，是空的。無

性，就是空的，是諸法空相；一切法空，所以呀，這是知法常無性。

「又第三云，一相一味」：這個第三，就是啊，這個法華經啊，第三，他說啊，一相一味，一相，就是無二相；一味，也平等一味；這是啊，究竟的涅槃。「常寂滅相」：常啊，寂滅，沒有相。沒有相，是沒有一切的世間相，也沒有一個出世間的相，就是啊，這種常寂光淨土。常寂光淨土，是諸佛的法性所成就，所以呀，它常自寂滅相。

講一講這個兩足尊是什麼意思？啊，福，怎麼會足呢？慧，又怎麼會足呢？因為他修福，所以就福足了；因為他修慧，所以就慧足了。怎麼樣修福呢？是利益一切的人。怎麼樣修慧呢？啊，是利益自己。修福就是利人，修慧就是利己，這叫自利利他。

這修慧怎麼樣修法呢？你想不想修慧啊？你若想修慧，我就告訴你怎麼樣修法。印經啊，這是修慧；弘揚佛法呀，這是修慧；轉大法輪呢，這是修慧。啊，譬如有人印《六祖壇經》了，啊，我印它五十部，無論如何呀，要跑到人前面去，不要跑到人家後面去。啊，你這有五百個人，你跑到五百個人前面去了，啊，將來你的智慧就超過這五百個人。

修福呢，也是這樣子，譬如，有什麼功德，這有一千個人，啊，你做這功德就超過這一千人的功德，那你將來呀，的福報，就比這一千個人的都多。說，那怎麼樣做啊？布施，我又沒有錢！怎麼樣做？你做人家不能做的，人家不願意做的，你來做。

譬如在廟上，人人都不願意掃地，你來掃地，這就是修福，莊嚴自己的福。沒有人願意做飯，你來做飯，這也是莊嚴自己的福。沒有人燒水，你來燒水，這也是莊嚴自己的福。這種福，都是無量無邊的，沒有數目可以計算的。

啊，那麼掃地，大家在這個佛殿裏頭，覺得非常的乾淨，清淨莊嚴，令大家都生一種菩提心，這無形中，啊，就是莊嚴你的福，莊嚴你的慧。啊，做飯給大家吃，燒水給大家喝，這都是啊，修福修慧的地方。你若能多看經，多念經，你就聰明了。你念經，持咒，拜經，這都是修慧的。這慧，就是從啊，這個經典上來的，經典上就有般若，這個般若，就增加你的智慧。

所以呢，大家對這一點呢，要特別注意。為什麼我要提出這個兩足尊來呢？

就是希望我們大家都做兩足尊，不要單單呢，讓佛自己做兩足尊，我們沒

有份。我們都可以做兩足尊的，你也可以做，我也可以做，但是要足！啊，若不足，就不能做兩足尊。不足，就是沒有夠，啊，還不圓滿；你若圓滿了，就是兩足尊。所以這一點呢，這各位要特別注意。

那麼還有你要福足，慧足，不要苦足啊，愚足。

涅槃亦云：佛性者，名為一乘。師子吼者，名決定說；決定宣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凡是有心，定當作佛。三十三又云：一切眾生，同有佛性，皆同一乘，同一解脫。一因一果，同一甘露，一切當得常樂我淨，是名一味。

在《涅槃經》上啊，也有這樣說，說「佛性者」：什麼叫佛性呢？佛性「名為一乘」：這一乘的法，就是佛性，也就是真如，也就是啊，啊，佛性的本體。「師子吼者，名決定說」：什麼又叫師子吼呢？獅子啊，吼叫，什麼叫獅子吼叫呢？就是決定說，不是啊，不定說。

決定說，說什麼？決定啊，決定宣說呀，決定啊，要啊，明明白白的宣說出來。宣說什麼呢？宣說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：一切眾生啊，都有這個佛性，都有這一乘的種子，都有這一乘的程度，啊，都具足真如的自性。

「凡是有心」：凡是啊，有這個心的，這一切眾生，「定當作佛」：都啊，

可以作佛。這個有心，也就是有情，定當作佛，一定啊，作佛，成佛，這是啊，決定說。

「三十三又云」：在這個三十三品他又說，啊，「一切眾生，同有佛性」：那麼也是這樣說呀，說一切眾生都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「皆同一乘」：啊，都是啊，具足這一乘的佛性，「同一解脫」：也呀，啊，同等得到啊，這個解脫、自在。

「一因一果」：這個因也是一樣的因，果也是一樣的果，「同一甘露」：同一甘露，還是同一佛性。「一切當得常樂我淨啊」：一切眾生啊，都應該得到這個常樂我淨這涅槃的四德，「是名一味」：所以呀，給它起個名字又叫一味。

Door2-137-046

又法華第三云：我滅度後，復有弟子，不聞是經，不知不覺菩薩所行，自於所得功德生滅度想，當入涅槃。我於餘國作佛，更有異名，是人雖生滅度之想，入於涅槃。而於彼土，求佛智慧，得聞是經，唯以佛乘而得滅度等。

「又法華第三云」：在這個法華經第三說了，說是啊，「我滅度後」：等啊，將來我入涅槃之後，釋迦牟尼佛自己說，「復有弟子」：又有很多的佛的弟子，「不聞是經」：他啊，沒有聽見佛所說這個法華經，「不知不覺」：他啊，也不明白，也沒有啊，這種的智慧，也不覺悟，「菩薩所行」：菩薩呀，所行這個行門，就是六度萬行，這菩薩所修的。

「於所得功德」：他呀，自己認為他自己所得的這種功德，就是所修的，得到這種的修行的功德，「生滅度想」：他呀，自己認為啊，功德圓滿了，生一種啊，滅度想，自己要入涅槃了，啊，「當入涅槃」：他啊，應該入涅槃，這個涅槃呢，就是那個趣寂，趣寂呀，也就是啊，所說的入涅槃。

「我於餘國呀」：這釋迦牟尼佛呀，就說，說我在呀，其它的國土，這叫餘國。也可以說是啊，在這個有餘的國土；也就是啊，這個四土之中，啊，方便有餘土。有凡聖同居土、方便有餘土、實報莊嚴土、常寂光淨土。啊，這個在於國土啊，也可以說是啊，在方便有餘土。「作佛呀」：於彼國，於國作佛，成佛了。「更有異名」：可是啊，在其它的國家啊，成佛啊，這個名字，又是另外的一個名字了，不是釋迦牟尼佛了，是另外一個佛的名字。

「是人雖生滅度之想啊」：說這個啊，人，他雖然呢，自己認為自己所得的功德，所修的功德，啊，他自己呀，滅度之想，要入滅度了，入於涅槃了。那麼滅而度之，入於涅槃了。「而於彼土啊」：他呢，雖然生滅度之想啊，生這個滅度之想啊，但是啊，他不能成佛的。為什麼呢？這定性聲聞，他啊，是在那個中道自劃，在中道上啊，自己就停止了，啊，止於化城，不再往前呢，進了，不想到那個寶所了。所以呢，他雖然生滅度之想入於涅槃，但是不是真正啊，入涅槃，他啊，得不到這個常樂我淨的涅槃四德。

「而於彼土，求佛智慧，得聞是經」：在其它的國土啊，他又想啊，求佛的智慧，得聞是經，啊，聽見呢，這一部《妙法蓮華經》了。「唯以佛乘而得滅度等」：他呀，經上說，只可以呀，修這個佛乘，而才能得到啊，真正的滅度的這個果位。等，就是啊，還有很多的經文是這樣說。

智論九十五亦同此說，明知趣寂，決定迴心。法華論中：四聲聞內，決定及增上慢，此二根未熟故，菩薩與說，方便令發心。

在大智度論呢，九十五，也和這個說法是相同的，那個上啊，是說明了這

個趣寂的聲聞，「決定迴心」：他可以呀，迴小向大，能以啊，再發菩提心。「法華論中」：又有一部法華論呢，裏邊說，「四聲聞內，決定及增上慢，此二根未熟故」：有四種聲聞。這四種聲聞呢，第一，就是啊，決定聲聞。第二，是增上慢聲聞。第三，是退失菩提心聲聞。第四，是應化聲聞。

前邊這兩種，這是啊，說的決定聲聞，和這個增上的慢聲聞，都啊，不能成佛。那麼因為這個決定聲聞呢，他就是啊，做這個焦芽敗種，自了漢，他只啊，知道自己，不知道教化眾生。增上慢的聲聞呢，他啊，總覺得自己比誰都高，有一種增上慢。好像佛啊，說法華經的時候，有五千退席，那五千的，就是都是增上慢的聲聞，五千多這個比丘都退席了，那就是增上慢聲聞。

退失菩提心聲聞，有這個聲聞，他又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，行行他又不行了，又退了。就好像舍利弗啊，發心行菩薩道，人家化他的眼睛，啊，以後他就覺得菩薩故道難行啊，就退失菩提心了。那麼所以舍利弗啊，在過去兩萬佛啊，以前，他就發菩提心，那麼到現在還是聲聞，這叫啊，退失菩提心的聲聞。

那麼好像我們現在這個佛堂裏邊，這幾位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我知道啊，他們在很久以前，大約在唐朝的時候，就一起出家修行，到現在發心要退，要往後跑；所以修行啊，是不容易的，這也就是啊，退失菩提心的比丘，比丘也就是聲聞。

那麼應化的聲聞，什麼叫應化的聲聞？好像富樓那，內秘菩薩行，外現聲聞身，他啊，外邊雖然是一個聲聞比丘，內裏頭啊，他是行菩薩道。還有阿難尊者，啊，在啊，無量佛出世，他都啊，當侍者，他就發願給佛當侍者。啊，無論哪一位佛成佛了，他都去給當侍者去，是阿難的應化身。

還有羅睺羅，羅睺羅發的什麼願呢？無論哪一位佛成佛，他要發願去這個佛做兒子，當兒子，當長子，做啊，十方一切諸佛的長子，那麼這都是啊，應化身的聲聞。這四種聲聞。

決定及增上慢，在這個決定聲聞，和增上慢的聲聞，「此二根未熟故」：這兩種的根呢，他現在因為沒有熟的緣故。「菩薩與說，方便令發心」：菩薩呀，給他說啊，這個授記這個法，令他發菩提心。那麼佛呢，就不給這兩種聲聞呢，授記，菩薩給他們授記。

既云未熟，明必當熟；方便令發，即菩提心。不可不順己宗，判為論錯。

既然說是啊，那個根還沒有熟呢，根沒有熟，好像種到地上的這五穀一樣，雖然它現在沒有熟，可是它種到地上長出來了，將來一定會熟的，所以說，

「明必當熟」：現在他雖然，啊，是決定的這個聲聞，和增上慢的聲聞，他根沒有熟呢，將來呀，他一定會熟的。所以呀，「方便令發」：這個菩薩呀，用一種方便，來令他發菩提心；既然令他發，這就是菩提心，就是發菩提心。所以呀，說「即菩提心」。

「不可」：你不可以呀，因為他不順著自己這個宗，啊，自己呀，這個教理，「判為論錯」：你就判斷他，說，啊，這個論是錯了，不是的，不可以這樣子的。

教化人呢，非常的困難！你想這個人呢，修行，他就偏偏不修行；你以為這個人他守規矩，他偏偏要不守規矩。啊，有的時候，他不守規矩，犯規矩了，他認為是守規矩；有的時候啊，這事情呢，他又認為是犯規矩了。

入楞伽第二、第四、第七，同說二乘無實涅槃，但是三昧力故，後必當得無上菩提。法華論中，意亦同此，皆是假說涅槃，故云三昧。勝鬘亦云：言諸二乘得涅槃者，是佛方便。又無上依經，寶性佛性二論，皆說入寂二乘，於三界外，更受變易。密嚴經中，二乘畢無灰斷永滅。

「入楞伽」：這就是楞伽經，入楞伽，是啊，佛入這個楞伽王城，說這一部經。在第二卷，和第四卷，第七卷，這三卷裏邊呢，這個經都說，「同說二乘無實涅槃」：他們都講這個二乘的人，沒有啊，真實入涅槃的這種的果。那麼怎麼樣的呢？「但是三昧力故」：他就是啊，藉著這個定力的緣故，在那啊，能以入定，能以呀，「灰身泯智」，啊，把這個身體呀，也像沒有了似的；智慧啊，也不生了。

「後必當得無上菩提呀」：這種二乘人，就是聲聞，緣覺，他們雖然沒有真正的入到這個無餘涅槃，他們在這化城上住，止於化城，沒有到這個寶所啊，這個地方；可是他將來呢，後必當得無上菩提，將來啊，也可以得到這個無上的大涅槃，這是將來的，現在不能得；這是楞伽經啊，是這樣說。「法華論中」：在這一部法華論呢，「意亦同此」：他這個意思啊，也和這個經的意思啊，是大概相同的。

「皆是假說涅槃呢」：啊，他這個雖然說是涅槃，但是不是真正的無餘涅槃，是有餘的涅槃。這有餘的涅槃，所以說啊，是皆是假說涅槃，假借這個涅槃的名字來呀，說，不是真正得到這個涅槃了。是教他生一種的希望的心，說有得到涅槃了，其實啊，這就是得到一種啊，定力。在這個定力呀，有這種的很自在的這種境界，很快樂的；可不是啊，涅槃那個常樂我淨，那四種的大波羅蜜，不是啊，如來那個法身的四德。

啊，「勝鬘亦云」：在有一部勝鬘經啊，也這樣說，「言諸二乘得涅槃者」：這個勝鬘經上說啊，說這二乘人呢，說他得涅槃的這種的說法呀，「是佛法便」：這是啊，十方諸佛所設的方便法門，不是究竟法門，是說的一種方便法門。「又無上依經」：又這個無上依經啊，和這個「寶性佛性二論」：這有兩種論。「皆說入寂二乘」：都是這樣說，說這個二乘的人呢，入寂，入涅槃，啊，這種的說入寂，入涅槃這種的說法呀，不是得到究竟的涅槃。

「於三界外」：在這個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外邊，「更受變易」：這個變易呢，是一種啊，生死的別名。羅漢了了這個分段生死，沒有了啊，這個變易生死。分段生死，怎麼叫分段生死呢？就是你有你一分，我有我一分，各人有各人的一分；有那一段，你有你的一段，我有我的一段；那麼這叫啊，分段生死。也就是啊，由生到死這有一個段落，有一個時間，所以叫

分段生死。

變易生死是什麼呢？變易，就是啊，你心裏邊那個念。一念變易，就一念生死；念念的變易，就是念念生死，在你這個念裏邊，有這個變易生死。這就是啊，沒有真正啊，到那個究竟涅槃那個果德上，所以說啊，更要受這個變易生死。

「密嚴經中」：有一部經啊，叫密嚴經，那個上也說啊，「二乘畢無灰斷」：畢竟他也啊，不會得到這個灰斷；灰，像那灰裏頭沒有火了似的；斷，到這個斷德。啊「永滅」：永遠呢，他啊，沒有生死了，永遠呢，不生這個妄想了。那麼畢無灰斷永滅，就是啊，不能得到啊，這個究竟的涅槃。

方才講這個三界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這叫三界。所有的一切眾生，都在這三界裏邊；要超出這三界之外，那就啊，到常寂光淨土，也就啊，入無餘涅槃。可是這個定性聲聞，和這個增上慢的聲聞，他們呢，都不能超出這三界；即便超出三界，因為啊，他的心量小，也不能得到究竟的涅槃，所以呀，還有變易生死。

講到這個三界，第一是欲界，怎麼叫欲界呢？這個欲，就是以一種染污的

為義，染污，染污法，不清淨。這個欲界，一切眾生，就是啊，色欲而生，色欲而死，生生死死都在這個色欲裏頭啊，來轉，都是不清淨的。眾生因為色欲而生，也受這種的習氣種子，就色欲而死。

你看一看，這一切眾生，哪一類的眾生沒有這種欲念？這欲，也就是一種情欲，有這種情欲，就有所染污，就是不清淨了。所以修道的人，要清心寡欲，要把這個心呢，時時刻刻都要它清淨，這個欲念呢，時時刻刻都要沒有它，要寡少它。寡欲，就是寡少這個欲。

Door2-139-048

我們人在這個世界上，為什麼會有麻煩呢？也就因為有欲。這個欲，就是貪欲，由貪心生出來的欲念，就啊，造作出來一些個不清淨的因，結了一些個不清淨的果。你細研究研究，人有人的欲，物有物的欲，這一切的物，一切的眾生，一切的畜生，他們有他們的欲。

你有知覺的人，有這種情感的人，也就是有知覺的眾生，和有情感的眾生，都有欲。你有知覺，有情感，若能沒有欲，這就是啊，這個到清淨的本體上了。這欲界啊，就貪欲。

這色界的眾生呢，有色界，有貪色，貪的時候，欲就沒有什麼欲了，但是還試著住到這個色上，著住到這個顏色上，啊，有一種執著。欲界的眾生就執著這個欲，色界的眾生就執著這個色了。

無色界的眾生呢，啊，他沒有色的執著了，過去這一步，啊，他又執著到這個無色上，還是沒能得到解脫，還是啊，有所罣礙。所以呢，因為有所執著，執著這無色，執著這個色，執著這個欲，就不能啊，超出三界去了。

很聰明的人，啊，對這個欲上啊，也放不下；覺得好像要放下、要放下，啊，又放不下了；要放下、要放下，又放不下了；又迷了。啊，為什麼這樣子呢？就因為沒有真正的智慧。若有真正的智慧，說放下就放下，用這個智慧劍，啊，把這個情欲，一劍就把它斬斷了。因為你沒有智慧劍，所以呀，就斬不斷；斬不斷，就在三界裏頭轉，轉來轉去。

啊，有一生啊，這欲念輕一點，生到這個色界；啊，又輕一點，生到無色界了。啊，無色界，到那個地方，這個欲念又發作了，這種啊，舊毛病，老毛病又犯了，又貪欲了，啊，所以又回到這個欲界；由欲界到色界，色界到無色界，再來回轉。所以呀，這個六道輪迴，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羅、

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六道輪迴，這個三界，啊，轉來轉去的，在這裏邊呢，啊，總是跑不出去這三界。

所以在古人說，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呀」，三界無安，沒有平安的地方，好像火宅似的。

那麼要想超出這個三界，你就要啊，時時刻刻用功修行，學啊，這個清心寡欲的功夫。那麼這個三界呀，是不容易超出去。那麼不容易超出去，是因為你不知道超出去這個方法，所以呀，就不容易超出去。你要知道這個方法了呢，也可以超出。

### Door2-140-001 38.華嚴經疏淺釋-第二門-宣化上人

古人呢，有這麼幾句偈頌，說的很不錯的。他說什麼呢？他說，「六欲諸天具五衰，三禪天上有風災；任君修到非非想，不如西方歸去來」。

「六欲諸天呢」，就是我們所住的這個地方，這就是在六欲諸天呢，以內的。「具五衰」，這裏頭有五衰相現。五衰呀，以前講了很多次，有一些個或者沒有聽過的，那麼再來講一講。或者有人已經聽過的呢，又忘了。

或者有人呢，聽過沒有忘，但是既的也不太清楚了。你若問他第一衰是什麼？他就答出一個第五衰來；你若問他五衰，他又答初三衰來；所以記的不清楚，現在再把它講一講。

第一的，是「花冠萎謝」，天人呢，戴的帽子是花做成的，這種花，不是啊，由地生出來的，也不是啊，由天上長出來的，它是自然呢，成就的。你生到天上去，這個時候，你就有啊，這一個花做成的帽子，戴到你頭上，莊嚴你的這種相好。戴這花的帽子，比那皇帝戴的那個珠寶冠呢，珠寶那個帽子，還美麗的多，他這種花。

你等五衰相現的時候啊，這個花的帽子自己就落了，這花也都乾了。若沒有五衰相現的時候，這個花冠時時它都是新鮮的，都是啊，美麗的。那麼這五衰一現相，哦，這花冠也沒有了，這就知道啊，這個天人要死了。這五衰現相就是天人死的時候，就有五衰現相。

第二呢，「衣著塵埃」，天人的衣服，和我們人間的這個所穿的衣服不同的。天人的衣服，非常的輕，啊，非常的美麗，非常的莊嚴，永遠都不用洗的。不用說啊，啊，拿去到這個洗衣服館裏頭洗一洗，然後又要啊，用那個機器把它乾了它，不用的。這個洗衣服啊，有機器洗，有那個乾衣機，

雖然已經就很省事了；哎，天人呢，根本就不需要這個，沒有這麼多麻煩的事情，衣服啊，永遠都是乾淨的，都是新鮮的。等到五衰相現的時候，哦，麻煩就來了，啊，什麼呢？這衣服也邋邋了，洗也洗不乾淨，這衣著塵埃了。

天人的身上啊，常常放香氣，有一股清香。為什麼他有清香呢？氣味呢？啊，就因為啊，他修這個清淨行，修五戒十善呢，啊，不殺生，有不殺的戒香；不偷盜，有不盜的戒香；不邪淫，有不邪淫的戒香；啊，不妄語，有不妄語的戒香；不飲酒，有不飲酒的戒香；就因為啊，受持五戒，行十善，所以呀，身上就有股香氣。

不像我們這個人呢，啊，你看，不是一股牛味，就是一股羊味，啊，那羶的，啊，不得了，那股腥味又騷又臭那股味；啊，你呀，把衣服一脫，那個身上放出一股味道啊，就比廁所那個味道還難聞！啊，在中國這叫狐臭，這叫狐臭，就是那狐臭，像狐狸那麼臭！這狐臭，也可以說狗臭，像那狗的那麼臭。

這個為什麼呢，人身上有這股的不清淨的味道？就因為不持戒，啊，不守戒律，這個身上啊，就有一股臭味。那個你看，好吃蔥的人，就有一股蔥

的味道；好吃蒜的人，就有一股蒜的味道；啊，你看，你們現在在這個房裡的人，差不離都很少吃這個蔥了，所以這個房啊，味道都沒有那麼難聞。

啊，那麼這個你吃蔥吃多了，身上就有一股那個蔥的那個臭味，所以你人吃牛肉啊，就有一股牛味，吃羊肉就有一股羊味，吃豬肉就有一股豬味，啊，吃狗肉就有一股狗味；啊，你吃什麼肉吃多了，將來就變什麼，為什麼呢？你和牠合股了，合成一體了，所以呀，就會變那個東西。

那麼這個天人身上啊，他為什麼沒有這股臭味呢？也沒有牛味、也沒有羊味、也沒有豬味、也沒有狗味呢？啊，就因為啊，他持戒，吃齋，所以生天了，他身上總是有一股香氣。可是啊，等到他五衰相現的時候，這香啊，香氣沒有了，臭氣又回來了，臭氣回來了，身上都有股臭氣了；這天上人呢，都很討厭他了，一見著這個人就，啊，就很討厭的就跑了。那麼「**望望然趨之，望望然避之**」，就望他一下，再望一下，就跑了，啊，這是臭氣入體了。

天人身上，不像我們人間的人呢，一熱了就出汗呢，要用把扇子搨一搨呢；天人不需要的，他不出汗，永遠都不出汗。啊，等到這五衰相現的時候，他「兩腋汗出」，這個兩個胳膊下邊這個地方也出汗了；出汗，因為出汗

所以就有臭氣了；啊，因為有臭氣，所以天人就離他遠了；離他遠呢，那麼他就這證明他是要墮落。

在這個時候，臭氣也有了，汗也出來了，這時候，他就發起神經來了；啊，發起神經來了，就怎麼樣啊？就發狂了。啊，發狂，也不知道怎麼好了？啊，坐著也不舒服，站起來；站起來蹦一蹦又坐下；坐下又覺得不行，又站起來，哦，這叫「不坐本座了」。本來天人坐那是入定的，他這時候，啊，就好像坐禪似的，坐禪，坐那地方，總覺得，啊，要走一走；走一走，啊，又不對，又坐下，坐下，坐也不舒服，站也不舒服，走也不舒服，總而言之，怎麼樣都不好了，不自在，不自在了，不自在，哦！就墮落。

墮落到，或者善業成熟的，啊，就做一個富貴的人；惡業成熟的，就做一個，啊，這個窮鬼，或者做一個窮畜生，或者墮到那個窮地獄裏頭去，那麼這就不一定的。這個這叫啊，六欲諸天具五衰。

「三禪天上有風災」，修到三禪天，還要受風災，三禪天呢，有風災起的時候，也要墮落的。「任君修到非非想」，就是任憑你呀，修行到這個非非想處天去，「不如西方歸去來」，不如啊，到西方去啊，再回來那比較好的。

那麼上邊講這個三界，下邊這一段呢，這個疏文說，如是經論，其文非一，永寂聲聞，必無明矣！

「如是經論」：像啊，前邊所說這個楞伽經啊，法華論呢，無上依經啊，這個寶性論、佛性論呢，和這個勝鬘經啊，和這個密嚴經等等的，如是經論。「其文非一」：這個經文呢，不是一種，有很多種。「永寂聲聞」：這個定性聲聞，和這個增上慢的聲聞，他說他趣寂，到他也入涅槃這樣子的。「必無明矣」：決定啊，必定啊，是沒有，這大家都會很明白的。